

湘軍記

353.09  
S1053

湘軍記卷七

東湖王定安撰

綏輯淮甸篇

安徽襟江帶淮江以南士喜儒術異懦不好武民則懋遷服賈於外無雄桀梟猛之姿故畏禍亂少姦宄獨濱淮郡邑當南北之交風氣慄急其俗好俠輕死挾刃報仇承平時已然自洪酋陷金陵皖北伏莽滋益多其最著者李兆受苗沛霖跨州連縣徵糧權稅料民伍田疇儼然割據矣朝廷以粵寇亟聽將帥策一意羈縻之兆受沛霖假官爵

號召徒黨名益順驕恣橫行所在莫誰何民尤患苦之然  
烏合無紀律名爲桀驁其實孱冗不任戰二人之降皆由  
勝保是時豫皖捻患熾常

簡威望大臣諳兵事者駐淮上治軍北屏中原南禦粵捻  
亦陰以控馭苗李焉李兆受者河南固始人咸豐三年始  
爲捻於霍邱眾纔數百出沒光州光山商城固始間四年  
河南巡撫英桂遣兵六百圍捕不獲兆受益句結皖匪有  
眾二千六月圍商城邑紳周祖頤擊之英桂以捷聞五年  
九月兆受竄霍山之攢板沖爲練勇鄢立功所敗遁回麻

埠縣丞張曜率師躡之戰於流波曠斬李兆慶等百數十人時徽甯池太廣兵備道何桂珍屯霍山十月擊兆受破其眾捻黨洵懼兆受與馬超江相繼降桂珍提飢軍三千人轉戰楚皖又益以新降之眾無所得食始什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兆受感桂珍忠勤不忍遽背然絕糧久怪桂珍無以活之意望甚會馬超江爲匪徒所殺兆受怒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諸帥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

匍伏詣桂珍自陳無他。桂珍撫慰稍稍綏定矣。會皖帥有密書抵桂珍。囑以圖剪叛賊。毋後人發書爲兆受得。十一月壬戌。兆受佯置酒高會。而伏兵戕桂珍於英山之小南門。同時遇難者四十七人。遂招集亡命。侵掠圩寨。眾號數萬。七年二月。兆受導粵賊陷六安。霍邱圍壽州。時都統勝保援固始。戰屢捷。副都御史袁甲三督師亳州。兆受合粵賊陷正陽關。圍潁上甚急。聲言將趨潁州。犯歸德陳州。他股由霍邱擾烏龍集。自皖之六霍。豫之光固息商。所在皆賊。三月。勝保擊捻酋張樂刑於柳溝。敗之。四月。潁上解圍。

五月勝保大捷於三河尖張樂刑赴霍邱依兆受將乞援  
粵賊閏五月勝保攻正陽關兆受踞葉家集出擾光固勝  
保遣軍進駐黎家集捻聞大軍且至皆走六霍之交七月  
己丑勝保克霍邱攻正陽益力八月兆受率眾五六千由  
枸杞圍劉帝城聲言與正陽賊合竄懷遠鳳陽勝保遣邱  
聯恩等躡擊敗之甲辰克正陽八年五月勝保袁甲三奏  
言年來南軍屢捷逆燄就衰而金陵未及克皖北未肅清  
者皆由李兆受糾黨二三萬橫截官軍以助賊勢句結北  
捻以樹賊援今臣軍適當下蔡寇捻之交李兆受請進兵

舒城願爲內應。宿州以南羣盜經苗沛霖勦撫有效。臣袁甲三卽可南下扼淮，合力攻賊。

旨報可。於是勝保躬至清流關受降。兆受率其弟及頭目十餘人迎見。七月。

詔授勝保爲欽差大臣，專督安徽軍。袁甲三駐宿州，專討三省捻匪。九月，勝保攻天長。兆受內應獻城，遂克之。

詔改兆受名世忠，賞花翎參將。勝保裁其眾，留萬八千人。號豫勝營。月給餉鹽，自鬻以給軍。是時苗沛霖亦受節度。平懷遠諸圩。苗沛霖者，安徽鳳台人，補縣學生員。陰鷲猜。

忌少負意氣。於儔類無所不凌侮。自粵捻興。鄉民行團練。法築圩自衛。率推豪右爲練總。賊至登陴守望。或助官軍擊賊。亦時與鄰圩爭雄長。相攻伐。沛霖居下蔡。爲練總。擊張洛刑有功。敘勞獲獎。益募兵徇旁圩。下之。有眾數萬。袁甲三勝保皆撫之。用爲助。沛霖旣平懷遠。諸捻圩連營澮水。十二月。捻圍攻。沛霖擊走之。九年正月。江浦守賊薛三元。款於總統張國樑。欽差大臣和春遣世忠受降。羣賊訶三元貳。急攻之。三元已下令薙髮。閉城待援。水師賴鎮海至。圍乃解。世忠率三元攻浦口。克之。沛霖據蒙城叛。勝保



遣使諭降。沛霖反正。時袁甲三罷。

詔總兵傅振邦代領其軍。振邦與沛霖共攻捻酋張隆鳳於鳳陽北。斬擒頗眾。四月。張元龍以鳳陽府縣城詣勝保降。因徇臨淮下之。沛霖復與振邦攻肥水南諸叛圩。皆破降之。以功屢擢至道員。加布政使銜。沛霖雖膺監司。弗冠服。見地方官吏。燕服談謔。倨傲無禮。使其下稱之先生。示弗臣也。六月。陳玉成徇來安。世忠出誘敵。玉成襲城。伏起敗之。玉成攻滁州。世忠自水口焚其糧。賊潰。七月。玉成復圍來安。世忠夜襲破之。米糧器械。運入滁城。朱元興等復

破沙河集龍停口賊壘。滁州解圍。時勝保拒賊盱眙。巡撫翁同書由定遠移駐壽州。捻陷定遠。八月。江浦六合天長盱眙相繼陷。捻亦復踞鳳陽臨淮。八月。

詔起袁甲三爲漕運總督。甲三奏兩淮糜爛。請令曾國藩軍由光固前擊。

詔楚軍撥援。國藩與胡林翼方謀安慶。未遑北。勝保以母憂罷。十二月。沛霖從官軍復臨淮。十年正月。

詔勝保督河南軍。袁甲三爲欽差大臣專皖事。世忠進兵滁西。遙應官軍。甲三圍鳳陽。鄧正明以府城降。降捻張元

龍猶距縣城甲三誘出誅之遂復二城二月粵賊自全椒襲來安築壘城外爲持久計世忠遣朱元興自三界石壩赴援副都統全福馬隊先至乘夜擊之賊皆走進攻全椒賊目唐得華獻款克之

詔擢世忠總兵三月江南大營陷四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五月和州含山賊圍滁州世忠會全福擊走之

詔授世忠江南提督幫辦軍務自滁以西北屬五河皆其關鎮牧令不能治民皆設武夫權關稅收民田租稅自爲出納貲貨山積掠民女爲妾至數十人稍失意輒屠割之

世忠頭童。世呼李秃子。淮南北苦其蹂躪。言李秃子。則人  
人憤怒。思啖其肉。時沛霖亦補川北兵備道。崛強淮潁。渦  
澮之間。所收圩寨。輒置長。秉其號令。弗隸於官。二人者。雄  
猜不相下。時相劫奪。吞并旁圩。自肥自安。慶北暨宿亳。南  
至和滁。粵捻交乘。苗李居閒反側。居民蕩析失業。田廬荒  
穢。鞠爲茂草矣。袁甲三屯懷遠。孤立無援。冀引湘軍自助。  
疏薦李續宜。用按察使擢安徽巡撫。又以賈臻。張學。醕。習  
苗事。薦爲藩臬。藉游說。聯沛霖。續宜。新自湘來皖。常在桐  
城。爲多隆阿後援。不能至淮上。賈臻攝藩司。翁同書仍駐

壽州八月英吉利犯京師

詔勝保統勤王軍勝保請召外援及苗練

文宗諭同書徵其兵沛霖大喜設台北拜痛哭言夷變事  
陰欲其下推戴眾愕視不敢言未幾撫議成止其行沛霖  
見中原多故縱兵四出益掠民圩佔關卡甲三同書嚴檄  
詰責不能制常輕騎往來壽州謁同書驕慢無狀同書以  
溫言撫慰或諫曰沛霖叵測狙便擊之一武夫力耳同書  
終慮其黨盛誅之且激變沛霖益橫遣黨徇壽六諸民圩  
塞南道十月期壽州城紳練赴下蔡領旂後至者斬部郎

孫家泰縮防局弗應招沛霖率千人犯北門聲言索家泰  
卽罷兵副將徐立壯偵苗黨伏城內搜殺七人沛霖忿移  
兵擊所居宋家圩搜徐氏盡斬之掘其墳墓立壯亦忿白  
同書誓以死禦苗逆同書令立壯會蒙時中扼兩河口十  
一年正月庚寅朔沛霖水陸兵至兩河口將襲州城同書  
遣總兵黃鳴鐸水師迎擊沛霖屯紀家台相持半月益增  
黨圍北門張學醇爲之緩頰說同書曰沛霖尋仇孫氏非  
叛也朝撤防兵暮卽退矣同書許之沛霖乘勢由菱角嘴  
渡河焚掠百餘里通款廬州陳玉成給偽印稱奏王都司

王舟等率練赴援。屢挫之。沛霖退孫家祠。盡掘孫氏墓。燬之。同書遣黃鳴鐸屯五里廟。總兵慶瑞尹善廷攻孫家祠。四月。同書卸撫篆。李續宜尙在湖北。

詔賈臻暫攝巡撫。慶瑞尹善廷等咸貳於沛霖。要城內米五千石送苗營。趣徐立壯出戰。立壯本苗營裨將。所部多粵捻舊黨。喜騷擾。士民憤怒。同書因案誅之。以謝沛霖。沛霖圍攻如故。時同書部將陳友勝屯正陽關。張學醅率苗黨潘樹屏等入關。逐友勝。遂奪正陽。截官軍糧道。學醅偕總兵博崇武率五百人還壽州。殺立壯子姪七人。尹善廷

慶瑞受沛霖計。執家泰繫州獄。學醕將送苗營。家泰自殺。蒙時中不屈死。六月。黃鳴鐸罷壽春鎮。以博崇武代之。博崇武脅城內搜苗所指目者三十家。且要給苗眾錢。城內洶懼。復議死守。同書已居城外。黃鳴鐸朱景山等迎之入城。主守事。博崇武縋城遁。七月。博崇武慶瑞尹善廷等與苗練合攻城。同書督士民鏖戰。不勝。遣吉學盛朱淮森朱淮朋突圍赴壽南。檄王舟等夾擊。戰屢捷。當是時。欽撫言苗事者多持兩端。卒不敢公聲其罪。日夜盼湘軍至。湘軍不能分討。則言勝保可制沛霖。勝保在山東。檄才字和招。



潯霍各圩萬餘人。畀方謨勲馳援。謨勲名解圍。暗助賊掘濠十餘里。斷官軍餉道。城內人相食。斗米至十萬錢。

朝旨促甲三會李世忠往討。八月。曾國荃克安慶。多隆阿克桐城。舒城。廬江。楚軍聲威甚盛。賈臻奏請撥勁旅援壽州。或令湘將駐六安。三河尖。懾苗練。九月。袁甲三奏催李續宜來皖。

穆宗新卽位。尤嚮用湘軍。以續宜署鄂撫。未能行。

諭多隆阿會國荃分兵往援。以彭玉磨爲安徽巡撫。壬午。壽州陷。是日風雨晦冥。姦人乘夜內應。繫苗眾數百人登

南城殺守將朱景山。北門守將黃鳴鐸馳至被擒。劫令具狀言壽州官紳句捻陷城。苗練克之。鳴鐸不從。因割其耳以火燎鬚。送下蔡。其老母妻子皆遇害。守禦紳民及孫徐蒙諸族咸被戕。王舟憤極自殺。沛霖素弗冠戴。比入城冠綴珊瑚頂孔雀翎。拜同書曰滿城皆賊。吾來救公耳。因脅知州任春和知縣張廷獻公白同書。訴已不叛。同書佯諾入告。而密疏陳沛霖叛逆狀。十月。曾國藩官文遣湘將成大吉率馬步趨霍山六安。規壽州。沛霖遣黨徇河南。分擾光固陳州。復上書袁甲三求撫。賈臻亦屢言勝保至。撫局

可成。

詔曰。苗沛霖以乞撫爲緩兵計。賈臻一無展布。專待勝保南下。爲克盡厥職耶。曾國藩彭玉麐均有地方責。玉麐可統楚軍赴潁。阜扼北路。如苗練萬不可撫。卽與霍六楚軍進攻。約袁甲三李世忠夾擊殲之。十二月。國藩疏言苗沛霖藉受撫之名。行謀叛之實。已數年矣。

朝廷假爵賞爲羈縻。彼卽竊威權以脅眾。帥臣以恩義相勸誘。彼卽挾詐術以要求。今長淮上游霍邱壽州懷遠各城。三河尖正陽關各處。均被占踞。且欲下窺臨淮。上吞潁

州光固逆蹟昭彰。斷無再撫之理。惟沛霖羽翼已成。巢穴已固。南句粵逆。西通捻匪。一經進剿。羣凶之交必固。戰爭之日方長。楚師方勦髮逆。暫難同時並舉。俟攻克廬州。與袁甲三臨淮之軍聯爲一氣。方可併力勦苗。彭玉麐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鄂皖江面太遠。玉麐如離水營。陸路難收夾擊之效。水師實有挫失之虞。於是玉麐固辭皖撫。

詔國藩薦賢代之。國藩薦前雲貴總督張亮基。湖北巡撫李續宜。袁甲三亦薦續宜。乃移河南巡撫嚴澍森撫湖北。

還續宜安徽

同治元年正月李世忠克江浦浦口進攻橋林烏江賊壘皆克之二月多隆阿進攻廬州陳玉成乞援金陵洪酋遣陳坤書黃文金援廬自九洲洲北渡三日夜不絕世忠沿江三壘皆陷上游上土灣羣賊渡江集和州曾國荃軍已至巢縣含山進攻和州克之

朝議以金陵可乘催世忠取九洲洲期會楚師世忠奏江浦浦口距九洲洲纔數里必以八千人分守兩城二千人守橋林二千人扼小店烏江請由江北糧台供餉增調戰

船百數十隻赴浦口。

詔吳棠撥餉。又以楚師距世忠營纔四十里。

命世忠歸會國藩節制。時苗沛霖合粵捻賊犯潁州。冀解廬州圍。賈臻屢疏告急。成大吉蕭慶衍出固始援潁。沛霖懾楚軍威。遣使勝保求款。因釋黃鳴鐸。沛霖與張洛刑有隙。勝保令勦捻自效。且奏止楚軍。博崇武復言沛霖願助官軍援潁。三月。成大吉蔣凝學等軍進潁州。賊解圍南走。沛霖實未會兵。但令其下薙髮白甲三稱矢志殺賊而已。四月。多隆阿克廬州。陳玉成走壽州。沛霖誘獻勝保軍中。

語具規復安徽篇。五月，曾國荃進軍金陵，屯雨花臺。世忠偵大軍至，渡江，扼石埠橋，賊來爭擊，走之。七月，世忠攻九洲，不克，築壘與相持。袁甲三、陳世忠戰守狀，因乞病。詔李續宜爲欽差大臣，續宜因母喪固辭。唐訓方暫署巡撫，甲三仍留督師。

穆宗以世忠驕悍，甲三拊循數載，尙盡力爲我用。飭國藩續宜如甲三故事。國藩奏世忠初降，勝保留萬八千人，實數近三萬，近又招收至五六萬之多，據有城池，自爲風氣。於長淮、五河、長江、新河口多設釐卡，所獲頗厚，又運鹽自

售。上侵公家之利。下爲商民之害。殊堪隱憂。然相沿已久。繩以法律。勢有所不能。且近來克復天長六合浦口江浦。擊退陳坤書於大局不爲無功。未可沒其勞而遽議其後。臣擬姑循其舊。釐鹽不加禁遏。請求亦不拒絕。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若欲收回

國家利權。則須另籌月餉。足以養彼之眾。乃能行吾之法。因催廣東釐金。

旨報可。閏八月。沛霖退居下蔡。獻壽州及正陽關。蔣凝學分兵駐守。蕭慶衍屯霍邱。成大吉。毛有銘屯三河尖。及固



始王載駟屯六安。皆續宜部將也。楚軍在淮西者。聲勢相  
聯。沛霖益恐。勝保移師援陝。上疏訾楚軍爲沛霖請隸於  
僧格林沁。時僧王追捻至夏邑。規圖亳屬。捻圩檄沛霖助  
勦自效。沛霖因搆閒之。僧王訶其姦。密陳沛霖狡獪難信。  
暫應駕馭。俾楚軍討捻無所撓。國藩亦言馭苗之法。在赦  
其罪而不資其力。於徵調則吝之。於釐卡則寬之。與待世  
忠畧同。

穆宗慮南北軍失和。兩慰解之。九月。世忠因病乞罷。

詔不許。李秀成自蘇。李世賢自浙。合援金陵。圖會國荃營。

世忠遣將率萬人渡江助官軍。國荃以援賊退，止其兵。賊北渡，攻九洑洲，滁軍壘卻之。十月，僧格林沁犒沛霖軍萬金，徵之，勦擒。沛霖自勝保去，益自結於僧王，陰嗾其黨殺湘軍採樵者十二人，擄七人，上書僧王，請屏楚師，而以壽春鎮李璋守壽州。蔣凝學密白國藩，國藩因奏言：湘軍屯壽州，正陽逼近，苗練若始終含忍，彼將以殺孫家泰蒙時中，徐立壯之故技，施之楚軍。若聲罪致討，又恐礙僧格林沁撫局。今江北自和含巢廬上至舒桐潛太，正苦無兵調防。臣卽將楚軍移屯，由僧格林沁派兵駐壽州，疏旣發，適

金陵賊大舉犯皖。自九洑洲北渡。眾十餘萬。分掠浦口。江浦。世忠滁營諸將與戰。皆不利。西陷含山。巢和言者頗疑。滁軍與賊通。世忠方自陳戰功。白國藩請獎卹。其實滁軍不耐戰。國藩爲辨其誣。給銀米以濟之。於是檄蔣疑學撤壽正防兵。分守潁州。霍邱。蕭慶衍。毛有銘。移駐舒城。

朝議大駭。而沛霖揚言將赴陝。隨勝保。道路藉藉。以爲苗練反。勝保遂以此逮問。僧王見楚軍退。奏訴無他。袁甲三已解督師任。猶上疏力爭。勿撤壽正防。且言沛霖多方挑釁。旣力詆曾國藩。豈其心服。僧格林沁今日旣得志於楚。

師之去他日豈不能逆拒僧軍之來。

詔國藩與唐訓方撥兵屯守逾兩月楚軍不至沛霖亦未敢遽叛僧王討渦河擒圩至夏張橋誅其酋楊興太羣擒多降檄沛霖攻谷家圩沛霖因言粵賊擁出長江淮防又緊請示所嚮僧王責以專力勦擒鈴束練眾務農業江淮之防有督撫在蓋陰折其覬覦之心不使藉官號圖站踞也。

二年正月李世忠以勝保逮京白國藩奏納己官贖之嚴旨切責其部將楊玉珍盡錮西壩棧鹽置卡高良澗寺

斂商鹽軍民皆憤唐訓方遣其族叔李銜華諭阻弗聽上  
疏論劾世忠壟斷自如沛霖之黨與世忠部下爭鹽船戰  
於洪澤湖世忠遣將至高良漕助戰又慮沛霖侵其關卡  
率兵北屯五河二月金陵賊北渡滁營之在九洲江浦  
浦口橋林者皆陷世忠留五河不能救自請褫職離營國  
藩密疏乞

恩

詔撤幫辦勇號免奪官仍令堅守滁州六合自沛霖就撫  
陽稱散練歸農潛以所部匿渦河南北蠶食民圩增葺懷

遠城添黨守之。巡撫糧艘往來渦河，輒被遮留。僧格林沁已移師山東，沛霖乘閒煽脅諸圩，揚言僧王殺降，捻姜太凌爲不義，從之。且被誅，遂犯壽州，毀正陽關卡，掠民船，襲蚌埠，踞之。圍按察使馬新貽於蒙城，陷潁上，殺知縣濮煒。三月，鳳台知縣蔡鏐至下蔡說降，苗練害之，棄尸於河。沛霖增黨守正陽，令潘塏踞三河尖，攻六安。於是壽、潁、霍、邱同時告警，而舒、六、粵賊充斥，轉相勾結。練黨號百萬，遣說世忠以正陽懷遠，易五河。世忠申大義絕之，沛霖復合粵捻由六安犯定遠、鳳陽。僧格林沁方攻淄川，未下。

朝旨屢促討苗未卽行遣兵千人南援四月唐訓方令秦榮克蒙額援鳳陽羣賊併歸定遠歐陽勝美自廬州來援賊南走蔣凝學援壽州輕進失利退屯九里溝攻牛尾岡破其三壘國藩遣成大吉移屯三河尖周寬世移屯六安爲凝學聲援潁州知府英翰攻穆張蔡三圩下之是時楚軍克巢和含山粵賊南渡天長六合皆解嚴五月楚軍克浦口江浦國藩移蕭慶衍守之自是二浦不隸於世忠世忠誓守五河拒沛霖沛霖圍蒙城益急羣捻助之沿渦南北皆寇氛蒙亳聲息絕臨淮軍食亦匱唐訓方自食半菽

與士卒共

詔袁甲三募米陳州吳棠自清淮運糧濟之訓方訶淮南岸諸圩勒糧助賊而官軍飢困弗之顧遣張得勝劉明典擊之復遣克蒙額擊退定遠捻張得勝逼黑窰而軍普承堯等分屯下洪李家嘴以隔諸圩之通苗者適僧軍訥木津率馬隊至宿州訓方檄與英翰巡龍山雉河爲聲援國藩解銀二萬甲三於亳州太和募米千石濟軍臨淮賴以不亡六月苗練陷壽州知州毛維翼死之維翼守七十六日練兵纔五百掘城內野菜雜蔬充食蔣凝學以重金啗



人夜掉小舟運米麥入城約堅持數日待成大吉軍至而下蔡外委邱維城夜開城迎賊維翼巷戰歿

詔贈道員優卹將帥自曾國藩以下降罰有差沛霖遣黨西窺霍邱楚豫邊防戒嚴國藩乃檄蔣凝學分防潁州霍邱三劉集周寬世分防桐城六安迎河集成大吉屯三河尖毛有銘屯老廟集調何紹彩軍二千由甯國北渡道廬州以達臨淮徵彭楊水師由瓜洲入洪澤湖助勦唐訓方孤軍待援令馬新貽還臨淮以英翰代守蒙城蒙城被圍久軍民日食浮萍樹皮餓死者什二三七月沛霖自將二

萬人出黑窰抄臨淮後訓方益危困而水師將丁泗濱王吉率舳板八十入淮吳棠遣黃開榜率百船繼進頗載米麥世忠亦遣千人出鳳陽西南沛霖夾淮增壘塞淮水絕我運道水師阻巨礮傷亡頗多弁將多焚船燒壘退保臨淮賊燄益張八月將軍都興阿自揚州遣軍二千以王萬清將之富明阿馬步二千繼進合援臨淮李世忠將五千人來會夾淮分屯南至定遠北至固鎮連營相望軍勢頗振沛霖見臨淮難拔併力攻蒙城守城練勇纔千人日夜幾望援軍時僧軍部將陳國瑞率三千人出徐州訓方奏

以蒙城一路專屬陳國瑞。淮北岸屬富明阿。與蒙軍聯。潁壽一路專屬蔣凝學等。而淮南岸訓方自任之。陳國瑞者驍捷敢戰。初隸黃開榜。已而入僧軍。以勇聞於山東河南。直隸官僅總兵。軍民呼之陳大帥。所部頗騷擾。而猛銳爲諸軍冠。捻苗皆憚之。旣至蒙城。頻破城北五圩。並附圩賊壘數十。悉毀之。每戰輒自呼名懾賊。賊卽錯愕不敢擊。沛霖先爲外壕自固。聞陳國瑞至。匿不出。憑壘發礮傷我軍。蒙城守將遣人詣陳國瑞。訴糧匱久。旦夕且不保。陳國瑞與英翰約期大舉。九月乙卯。陳國瑞乘雨越壕。身自督戰。

手刃退者。戰士呼聲動天。穿賊壘入。斬馘甚眾。賊以礮石環擲。我軍冒死弗退。亡三百人。傷五百人。猶未克。陳國瑞乃收軍營城外。庚午。富明阿至蒙城。李世忠增萬人。循淮南岸。規下蔡。唐訓方分軍大小蚌埠。圖懷遠。富明阿以蒙城外無官軍壘。劾訓方。是時僧格林沁已定直東。則返旆南下。諸民圩聞王且至。爭反正。壽州鄉民田端書等聚二萬人。自稱助官殺賊。圍攻下蔡。燒沛霖糧台。獻捷於僧軍。十月。世忠平壽南二十六圩。克下蔡。乙未。陳國瑞大捷於蒙城東南門。且戰且築壘。絕賊糧道。富明阿分扼險地。相

犄角。僧軍翼長舒通額亦至。羣圩畏威，爭薙髮歸誠。唐訓方合水陸軍圍蚌埠，其酋張士端求撫，獻蚌埠懷遠。庚子，訓方軍收懷遠。是夜，陳國瑞等攻蒙城外壕，沛霖自巡濠，跳而顛。其黨自後擊殺之，割其頭送王萬清營。富明阿入蒙城，捷聞，賞王萬清勇號，獎銀千兩。十一月甲辰朔，陳國瑞部將康錦文、宋慶攜苗景開至壽州。羣賊開門降。李世忠亦遣將至，殺守門將士五人。宋慶等因鬪殺朱元興、杜宜魁。械繫蔣立功，乘勝收下蔡，毀平苗家老巢，悉捕諸苗。及沛霖妻子，送僧王營誅之。乙巳，蔣凝學成大吉，收潁上。

丁未毛有銘收正陽關康錦文程文炳同入守之已酉凝  
學移軍正陽未知賊已獻關守關者亦誤爲賊至隔河發  
礮相擊有銘後知之乃解僧格林沁奏諸將爭功械鬪事  
下國藩國藩以陳李部將械鬪殺傷相當世忠已領眾回  
滁但誅苗景開即可完案正陽之事由兩軍不相聞非出  
有心請免議於是諸客軍皆罷湘軍將分回皖南湖北羣  
捻或誅或降以次底定

朝廷頗憂皖北民圩多飭唐訓方籌善後僧格林沁復請  
於蒙亳適中地增設文武添防兵訓方奏移鳳台縣治於

下蔡置渦陽縣於雒河集而言者皆欲乘勢除世忠。曾格林沁請以世忠軍助攻金陵，並責交城池鹽卡。吳棠請揀豫勝營精壯數千，分隸會國藩。唐訓方閒之，楚師中觀習營規。國藩上議曰：李世忠爲眾惡所歸，蓋有二端。一曰心跡難測，一曰專利擾民。臣於元年九月接統其軍，猶慮其倒行逆施。厥後搜獲僞忠王文書，言力攻二浦，以暢北伐之路。始知李世忠實無通賊之事。至調勦以資其力，臣竊以爲不可。蓋該提督尙無叛心，而部眾斷無可用。及其馳檄討苗，慷慨請行。若自知不爲斯世所容，借此以求表白。

者卽壽州下蔡迭起爭端。蔣立功見執。朱元興杜宜魁見殺。李世忠仍復詞氣遜順。不似往年倔彊之態。若亦自知禍謫將至。但委婉以求苟全者。惟此次懷壽一帶焚掠甚慘。民怨沸騰。實爲遠近所共聞。竊就前後論之。勝保納降之初。處置誠有未善。收留萬八千人。聽其盤踞數城。養成桀驁之氣。以爲天六淦來。本羣賊出沒之區。一任李世忠納稅收釐。又奏令月給餉鹽。自捆自賣。風氣旣成。視爲固然。而不足怪。袁甲三與臣接統以來。亦不能籌發官餉。改絃更張。近則數縣之內。田荒民散。剝無可剝。淮河不通。鹽



利亦減。今歲勦苗。途次無米可買。他人處此亦難免擾民。況世忠乎。臣愚以爲世忠勦苗甫畢。但可究其騷擾之罪。不必疑有叛離之心。臣當令其遣散部眾。交還城池。退出釐卡。停給餉鹽。放還田里。保全末路。時僧王遣人至五河偵世忠。世忠先有散部伍交城卡之議。羣疑稍釋。

二年正月癸卯朔。世忠狀白國藩。以所守滁州五河來安全椒天長六合等城。請派兵接防。其營勇或撤或調。攻江南。惟總督命水師船礮悉入官國藩。報曰。部眾悉散。大善。卽留用。官不得過百。勇不得過二千。三月。世忠悉發已財。

及餘鹽積穀給其軍三萬餘人人各給鹽包或緡錢八九  
將領白金數十爲行賞國藩令留三千人以陳自明將之  
號曰忠樸營世忠捐修渦陽城錢十萬緡修滁州學錢五  
萬緡屯田牛種貲本銀七萬兩助總督軍餉銀二十五萬  
九千兩又官欠餉鹽五十餘萬包不求補給五河釐卡巡  
撫委官經收因乞病回籍葬親國藩奏言李世忠當江淮  
大定之後潔身引退深明大義該提督不萌貳志臣久已  
亮之至其不擁厚貲力保令名以詭譎好利之人忽爲慷  
慨亡私之舉則非臣意料所及我

國家優待降將。張國樑程學啟既備極

恩榮。李世忠亦保全終始。庶足廣

皇仁而招攜貳。

詔嘉許之。六月。曾國荃克金陵。餘寇走閩廣。羣捻北趨。江  
表大定。世忠常攜姬妾優伶往來吳楚。

十年三月。遊揚州。陳國瑞亦客邗上。世忠銜壽州爭門事。  
謬與相善。日夜奏伎爲樂。國瑞不爲備。四月。世忠突入國  
瑞寓。縛執舟中。聲言國瑞前在天津與法郎西有釁。將送  
上海夷塲。國瑞從子呼救。兩湖商船以鄉情應之者數千。

人世忠大懼乘小舟跳走倉皇落水其黨救之獲免曾國藩案其事奏褫世忠職勒回籍國瑞故總兵降都司吳楚閒多言世忠叛者京士交章參劾

詔安徽巡撫英翰河南巡撫李鶴年案驗鶴年奏請誅之穆宗以世忠貸死已久不忍追究既往下曾國藩國藩遣人至固始偵世忠所居則瓦廬草舍相閒竹籬環水無異農家世忠以歲惡用不給開棚造紙志在營利謗始息其後十年世忠在安慶代人索債辱毆官幾死巡撫裕祿案其罪寘大辟人人言世忠黨羽眾將謀反竟無驗

王定安曰。自古異人豪傑。多產淮甸。而姦雄草竊。跨方州。拒朝命者。亦往往出淮蔡之間。其地勢使之然耶。唐時方鎮跋扈。中朝不加討。率以恩義聯之。恣其驕倨之性。卵育胎孳。至於凶獠不可馴伏。乃草薶而禽割之。原其始。未嘗不忌憚。後稍猖狂也。嗚呼。爲國家者。不得已而用撫。含詢隱忍。冀圖旦夕之安。豈計之得哉。觀苗李之事。吾於當事者。有遺憾焉。

湘軍記卷七

東湖黃學濂校字

湘軍記卷八

東湖王定安撰

圍攻金陵上篇

嗚呼。自古興亡之運。曷嘗不關乎人事哉。原粵賊之初起。及其所以滅。固前後異軌矣。而官軍軼盛軼衰。不常其勝負。或長圍已成。而功敗於垂成。或遠征赴敵。而軍士內訌致潰。當其盛也。中外喁喁企望。謂大勛可翹足待。諸將恃功自喜。則以爲賊不足憂。賊伺其懈擊之。倉皇散走。全師傾覆。大局亦隳矣。曾國藩之制兩江也。受命於顛沛之際。

覆亡之餘。遂巡審顧。躬躬焉常若不能自保。曾國荃既克安慶。長驅東下。排眾議。逕駐雨花台。勝兵才二萬耳。國藩策城大兵單。止之而未能也。則欲倚多隆阿。鮑超百戰之師。合水軍助之。而多隆阿有事陝西。鮑超轉戰江西安徽。閒弗能至。賊覬官軍少。則糾蘇浙之眾數十萬。併力圖我國。藩憂惶。騰檄國荃退師。國荃益力持之。賊久攻不得逞。乃罷去。是時楊秀清韋昌輝先死。石達開西走。羣酋互猜貳。洪秀全益委任私人。諸洪因緣用事。植黨納賄。權分而勢愈渙。而國荃圍師增至五萬。聲勢日倍。賊燄日衰滅矣。

夫以向榮張國樑之忠勇統兵八萬取江浙財賦供軍摧  
堅陷險所向輒捷宜若可以無敵而國藩起儒臣持重畏  
慎日夜憂前敵挫敗國荃懸軍深入兵未嘗加多糧未嘗  
加裕硜硜以樸拙堅忍訓其軍士然而犁穴擒渠遂以廓  
清區宇者將帥之能懼不能懼而事權一不一之故耳初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渡洞庭北走

文宗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爲欽差大臣馳防江皖值承平  
久文吏不知兵建瀛雖雅負時望未諳軍旅倉卒募勇未  
集先遣綠營三千出湖北黃州屯鄔穴自率松江營二千



數百溯江西上。十二月，武昌陷。三年正月丙辰，建瀛至龍坪。前軍遇賊潰，翼長恩長戰死。建瀛率潰師乘船過安慶，不得泊。壬戌，安慶陷。建瀛以江南舳板及廣艇分屯東西梁山，扼賊舟。比賊至，師船輒望風逃。總兵陳勝元中礮死。建瀛退入金陵。辛未，賊薄城，環城築壘二十四。其船自新洲大勝關迤邐至七里洲。水陸號百萬，晝夜攻城。城外民團伺擊賊，幾敗。守陴者開礮助之，誤中團勇，民駭散。布政使祁宿藻忿極嘔血死。賊以礮夫穴地理火藥。二月乙酉，儀鳳門地雷發，城崩。賊千人驟登，而穴內埋地雷二，須臾

又發登者皆斃。官軍爭割耳獻功。他股已由三山門越城入外城。遂陷。提督福珠洪阿戰死。總督奔內城。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率滿洲駐防男婦守內城。守兩日。內城亦陷。祥厚陸建瀛霍隆武皆遇害。城中官紳與駐防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賊勢張甚。中外洵懼。數千里外。居民皆撼搖遷徙。多築巖寨避匿。京朝官多託病棄官歸。僞天王洪秀全既得金陵。則以爲天下莫能敵。與羣酋謀所都。僞東王楊秀清曰。河南居天下中。古東京也。立都便。秀全以爲然。議留黨守金陵。自將由淮安北犯。有年老舟人呼曰。河

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金陵有長江之險。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秀清躡之。遂改金陵爲僞天京。毀總督署爲僞宮。立僞法十號。曰天條。凡拜邪神有禁。殺人害人有禁。不孝父母有禁。姦盜有禁。欺詐有禁。起貪心有禁。男女有別。夫婦不同宿。母子不得並言。出城不許擔挑。兵入民房者斬。所至設高座。說天條。謂之講道理。遣僞丞相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曾立昌等。徇鎮江揚州。陷之。先是武昌陷。兩廣總督徐廣縉逮問。

詔提督向榮爲欽差大臣。內閣學士許乃釗副之。榮自湖

北躡賊而東。前鋒張國樑至九江。無舟濟師。索漕艇於南昌載之行。是月丙申。始達金陵。城陷已逾旬日。乃繞至朝陽門孝陵衛軍焉。庚子。攻城外土城。克之。壬寅。榮軍營土城。城賊四五千來爭。壘弗就。甲辰。榮身自督戰。賊稍卻。我軍始逼城而營。而通濟門賊壘環立。榮分兵擊之。三月庚戌。破其三壘。乙卯。襲破七甕橋。丁巳。乘霧奪鍾山。辛酉。夜榮軍以噴筒火箭射城中。城賊大驚。楊秀清乘城拒守。覘朝陽門外賊隊。駭爲官軍。發礮擊之。殺數百人。羣賊皆夜譁。榮傍城築營十八。賊始懼不敢出。榮所駐號江南大營。

江軍言  
卷八  
四  
江南大營之名自此始。別將鄧紹良等屯鎮江以蔽蘇常。是時湘軍初起。江忠源最有名。

詔授湖北按察使。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忠源戰湖北不能至。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帥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進至揚州。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分營城外。號江北大營。漕運總督楊殿邦由淮安進防邵伯。兵潰遣戍。

詔福濟代之。時江蘇按察使查文經治黃河。駐清江浦。揚言京兵數十萬且至。檄州縣備馬料。賊疑愕不敢進。文經

權漕督率漕標徐州鎮兵屯茱萸灣。四月林鳳祥留曾立  
昌守揚州。括揚城金帛婦女南入金陵。自率大股渡江犯  
皖北。曾立昌亦遣黨襲浦口。壬子犯六合。知縣溫紹原率  
民團拒之龍池。夜賊營火。我軍縱擊。燔數千人。餘賊走金  
陵。五月福濟至江北。查文經自茱萸灣移屯揚州南。閩浙  
總督慧成率宣化兵至揚州。城圍遂合。適慧成子學士晉  
康與副都御史雷以誠巡黃河。自請討賊。以誠募勇屯萬  
福橋。扼揚州東南。賊覬裏下河殷富。欲道萬福橋犯之。以  
誠屢擊屢勝。賊卒不得越橋而東。通泰十餘城賴以保全。

未幾勝保移師河南。

詔授雷以誠刑部侍郎副琦善軍事辛未琦善雷以誠會  
攻揚州巨礮所擊處城輒坍總兵雙來越壕先登賊以火  
燒附城板道我軍登者不能驟下傷亡頗眾雙來折二齒  
城竟不克六月丙戌鎮江賊與官軍戰北固山下賊伏起  
縱火燔我營環城七營皆陷鄧紹良退守丹陽都司劉廷  
鏌率潮勇斷後賊不敢逼劉廷鏌起商販勇而多智自上  
海募勇投効軍鎮城南善以少擊眾故賊畏之戊子賊大  
掠丹徒鎮常州戒嚴向榮檄總兵和春扼徒陽運河劉廷

鎮亦自鎮江至。賊不得南。廷鎮復進軍偪城而壘。辛酉。江北軍造樓船攻揚州。不克。雙來陣亡。壬戌。瓜洲浦口賊合攻三汊河。侍衛都興阿擊走之。時北來新集諸軍皆駐揚州。餽餉不繼。雷以誠軍尤乏。始創釐金法於仙女鎮。釐金者始於商旅。每城鎮通衢。集鄉人設會館。抽百貨之贏。儲之濟公用。率緡錢百分而算取一二。諸行省往往有之。以誠仿其意而增損之。坐賈酌一歲之中。月輸錢若干。曰板釐。行商則設卡權之。與關稅同。曰活釐。取於民者甚輕。商不病而餉裕。東南將帥爭效法之。日增月益。卡益繁而權



之益重。歲入過於丁漕數倍。及賊平。兵解。釐金遂成常例。數十年來。天下商賈稍困於征斂矣。八月。逮治前署兩江總督楊文定。京口副都統文藝。金陵之陷也。文定爲江蘇巡撫。自請守瓜洲。

詔兼署總督。及鎮江陷。文藝託言出城調兵。而文定虛張戰功。言率水師乘風進剿。且劾諸將失城罪。

文宗初。隱忍未加誅。至是論罪。皆譴戍。以許乃釗爲江蘇巡撫。廣匪作亂。攻陷上海。許乃釗自金陵往討。向榮分大營兵以虎嵩林爲大將。助之。十一月。向榮遣軍圍鎮江。楊

秀清移皖南賊進高淳湖窺東壩冀解鎮江圍榮遣提督  
鄧紹良總兵德安扼東壩拒之秀清又以揚州圍急賴漢  
英新自江西還領眾北渡合儀徵賊援揚州江北軍卻之  
丁卯賊復由三汊河趨揚城戰甚力圍師多潰城賊曾立  
昌突圍出與賴漢英合走瓜洲揚州復琦善以縱賊自請  
奪官留營諸將斬戍有差十二月江南軍分兵援廬州以  
和春將之江北軍復儀徵

四年二月江北軍擊賊瓜洲敗績總兵瞿騰龍戰死楊秀  
清遣黨陷太平踞之自郡城結壘屬於江以達金陵賊舟

往來如織。皖南郡縣無完土矣。七月，向榮克高淳。先是許乃釗攻上海久不拔。

詔奪官，留向榮軍自贖。吉爾杭阿爲江蘇巡撫，榮復分江南軍助之。秀清偵大營兵薄，嗾蕪湖賊潛襲東壩。榮遣傅振邦、福興迎拒水陽，大捷，乘勝徇高淳，復之。賊分股撲七寶橋，參將張國樑以少擊眾，屢卻之。閏七月，楊秀清以前謀未逞，密約鎮江賊出其東，太平賊出其西，與金陵城賊夾攻大營。向榮獲其謀者，先遣提督余萬清等東擊鎮江。賊於北固山甘露寺斬四百人，而以傅振邦、張國樑西攻。

太平國樑首陷陣。殺四五千人。辛巳克太平。榮自將據上方橋。指擣諸軍。壬午至乙酉。楊秀清大出賊。分犯我壘。榮遣明安泰、穆大本等逆擊敗之。他股由雨花台、洪武門、犯七甕橋。將軍蘇布通、阿戰方利、穆大本斜刺入賊隊。斬其酋一人。賊三路皆潰。參將張騰蛟等搜城廂。匿賊殲之。羣賊收入金陵。洪酋久困圍師。糧不繼。則揀婦女老醜者。佯令城外刈麥。旣出而閉之。以減軍食。其後復令配賊軍。不從而死者數萬人。是月琦善卒於揚州。

詔江甯將軍託明阿爲欽差大臣統其軍。未至瓜洲。賊撲

我營陳金綬卻之十月江北軍攻浦口向榮分兵渡江與  
託明阿會師癸卯李德麟等由金湯門外五道並進渡浮  
橋搗其巢金陵賊飛檄來援戰方酣南軍師船已破浪至  
衝擊走之於是大營自金陵迤東而南雨花台諸壘盡下  
官軍徧南門而營賊不敢出通濟門矣

五年正月乙丑朔吉爾杭阿克上海移師圍鎮江二月壬  
寅鎮江賊分黨踞高資夾江而陣前鋒擾及句容余萬清  
虎嵩林往來拒戰壬戌向榮遣德安往助擊沈其船獲艖  
艘七小艇百餘三月瓜洲賊合鎮江北固金山諸賊西犯

江浦託明阿設伏九洲旁江南軍伏七里洲賊至皆被  
創焚賊舟三百餘託明阿自率師船沿江而西阻三山弗  
得進三山者濱大江據金陵上游賊以重兵扼守庚寅向  
榮遣吳全美李德麟率紅單船西攻三山陸師助之焚賊  
舟甚夥獲拖罟快蟹二十五四月乙巳賊旁走江甯鎮被  
擊敗退戊申吳全美等揮水師薄岸躍而登隄燒其木壘  
哨樓乘勝上山燎賊營江面賊牌皆盡於是三山水路始  
通六月張國樑敗賊蕪湖乘勝克太平留兵戍之七月江  
南軍克蕪湖吳全美等水師進屯皖南邊賊久踞鎮江瓜

洲爲金陵犄角。巡撫吉爾杭阿與余萬清屯鎮江城外。余萬清者故湖南提督。守道州。賊至委去。論劾。赴大營自贖。向榮令率萬人贊巡撫軍事。巡撫兵不滿萬。頗嫌余軍少。紀律不適用。而部將虎嵩林、周兆熊、胡世斌、李若珠、劉存厚等。新攻上海有功。顧兵少不敷戰守。乃增募將士。與余萬清各自爲軍。萬清屯城東。京峴山。巡撫屯小華山。復於黃鵠山。京畿嶺築壘置礮以瞰城。十一月。我軍掘地道成。火發。城坍十餘丈。官軍爭從穴道登。賊抵死拒我。城復堵合。遂乘閒犯余萬清營。力戰卻之。時江北軍圍瓜洲。已二

年賊壘橫江。與鎮郡隔水相望。帆檣往來絡繹。聲言合股。掠揚州。北犯中原者屢矣。託明阿忠之。乃募民貲築長圍於瓜洲北。是月圍始成。賊水陸來爭。我軍拒卻之。楊秀清聞瓜洲急。遣黨往援。而以悍寇自龍膊子窺我營。向榮遣張國樑自仙鶴門甘家巷進攻。遇賊大至。國樑從後兜擊。黑龍江馬隊抄其外。賊返奔。斬千數百人。而他賊潛由東陽至棲霞街。大肆焚掠。國樑見火光馳騎救之。賊不敢拒戰。追之石埠橋。至江而止。未幾復敗之。觀音門斬二千餘人。餘賊遁入城。知府溫紹原攻九洑洲。克之。九洑洲者居



金陵北岸賊西窺安廬東掠揚州瓜鎮率由此進時江北州縣多淪陷惟六合獨存知縣溫紹原以孤城懸賊中百戰與相持已擢知府仍留六合權縣篆乃遣部將秦懷揚王家幹乘大霧襲九洑洲越濠深入賊覺而拒戰我兵少秦懷揚慮無後援欲自裁王家幹止之取賊礮置膝上實藥轟之羣賊不知所爲皆棄壘跳九洑洲石壘皆克其後因無守兵復爲賊奪十二月安慶賊合無爲蕪湖賊東援鎮江向榮遣紅單船邀擊敗之神塘河復敗之陶陽浦六年正月瓜洲賊屢犯圍師楊秀清遣黨赴之副都統德

興阿敗之土橋復敗之虹橋尹家橋秀清益招皖賊數萬  
聚倉頭東援揚鎮余萬清虎嵩林戰不利向榮遣張國樑  
截之摧其中堅賊不能首尾顧遂敗二月鎮江賊渡江合  
瓜洲賊犯揚州時總兵周士法領浙艇泊焦山陳國泰領  
廣艇泊金山弗能禦楊秀清復自金陵撥大隊來助諸防  
軍皆潰託明阿退保北路三月戊午朔揚州陷知府世焜  
參將祥林戰死德興阿獨率馬隊衝突賊由萬福橋窺裏  
下河布政使文煜拒卻之事聞託明阿雷以誠陳金綬皆  
褫職

詔德興阿以都統銜充欽差大臣接統北軍少詹事翁同  
書副之庚午北軍復揚州賊走江浦分股掠浦口總兵武  
慶退保六合賊復尾攻之向榮遣張國樑北渡屯龍池賊  
自毛許墩焚掠而至國樑嚴陣以待既近縱擊之賊乃潰  
追之水家灣適溫紹原自六合來兩軍合攻復大捷賊退  
入浦口國樑會北軍馬隊敗之葛塘乙亥克浦口庚辰克  
江浦乙酉皖南賊陷甯國向榮遣軍援之巡撫吉爾杭阿  
圍鎮江久不得要領以攻堅不如斷糧令知府劉存厚進  
高資築三壘於煙墩山絕賊運道楊秀清患之遣悍賊數

萬出句容合鎮江賊趨高資圍劉存厚營知縣松壽鹽知事張翊國戰死諸將皆閉壁自保巡撫兵才數千或說曰賊爭運道其鋒不可當棄高資則鎮江賊喜得命必不我迫吉爾杭阿慙然曰吾受

國恩厚矣今一戰而勝賊糧絕則巢穴可覆勝於老師多矣遂馳騎入存厚營賊見巡撫至圍之數匝吉爾杭阿登高瞭賊中礮薨劉存厚欲翼其尸出不克血戰死之副都統綳闊已突圍出哭曰吾與吉公俱入何忍獨生投江殉焉向榮聞巡撫之急則遣張國樑馳救五月辛未戰於丁

卯橋勝之。又勝之五峰口磨笄山。諸將偵國樑至，皆倚以爲壯。余萬清等自徒陽運河，李鴻勳自丹徒鎮，福興等馬隊自京峴山，與國樑會師。國樑四面兜擊，賊回走九華山，遂乘夜襲破其營。羣賊皆棄壘跳，大軍躡之。游擊張玉良亦捷於東陽甘家港。於是援賊皆返金陵。楊秀清復遣黨陷溧水，向榮復分兵馳擊之。當是時，榮與國樑負重望，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警報朝聞，援師夕發，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日不事攻戰。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烟日減，晝

夜謀所以覆之。軍士以餽餉乖時，忍飢赴敵，頗缺望。鎮江圍甫解，楊秀清乃議夾攻大營，密約鎮江賊自東而西，趨金陵，拊官軍背。城賊自西而東，與相應。溧水、金柱關等處之賊橫截旁山，而自率悍黨出通濟門，會紫金山賊撲七甕橋，向榮、張國樑、杜常勝終以爲賊不能撼我，併力截殺。賊稍卻，忽大營同時火起，守兵皆散，戰士倉卒亦潰。國樑獨以身翼榮突圍出，稍收散卒，由醕化鎮退守丹陽。諸軍復集，賊自後躡至，環城外築壘幾徧，榮憤懣成疾，頗困憊。六月，國樑與諸將謀曰：賊以主帥病篤，又新勝必驕，我乘

其懈擊之。必大克。眾皆諾。乃遣張玉良、虎坤元率馬步先  
攻五里牌。燒其寨棚。渡河至黃莊橋。攻礮台。克之。秦如虎  
自定埠南渡。截賊衝。虎嵩林、明安泰爲伏軍。國樑偕福興  
振大隊撲賊營。縱火鏖戰。大破之。遂奪和定橋。攻鳳凰岡。  
賊不戰而遁。追之黃土橋。斬數千人。丹陽城外賊壘悉平。  
國樑前已簡漳州鎮總兵。至是

賞提督銜。幫辦大營軍務。總統各軍。七月。榮病大漸。或勸  
退保蘇常。榮喟然曰。吾病不能進。何顏更南走。當死於此  
耳。乃以軍事付國樑曰。君才足辦賊。吾死何憾。但負

朝廷恩耳。遂薨。榮四川人。道光三十年。赴廣西討賊。當時將帥多不知兵。榮以楊遇春舊部。習韜畧。海內仰望。所至倚爲長城。賊圍桂林。長沙。武昌。榮輒躡至援之。及陷金陵。榮頓兵堅城者四年。日夜與賊鏖戰。常以餘力援上海。援鎮江。援江北皖南諸郡縣。其旁近邑若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往來奔命。及其卒。金陵諸酋舉觴相慶。蘇浙大恐。江左紳民悲思。請祀名宦祠。

文宗深惜之。賜卹賞世職。以江南提督和春爲欽差大臣。自廬州移丹陽。領其軍。未至。兩江總督怡良兼權之。張國



樑已擊破丹陽諸寇壘。則復圖進取。羣賊走金壇。遣虎嵩  
林渡河破之。八月。傅振邦克東壩。遂克高滄。攻溧水。國樑  
自將克寶堰黃茅莊。進屯句容。賊之踞金陵也。洪秀全深  
居僞宮。日事淫佚。諸酋罕得見。軍事皆決於楊秀清。文報  
先白僞東王府。刑賞黜陟由之出。諸僞王如韋昌輝石達  
開雖同起草澤。比於偏裨。常令遠攻江西北。向榮新喪。  
金陵無圍師。秀清自以爲功莫與京。陰欲自立。脅秀全過  
其宅。令其下呼之萬歲。秀全不能堪。曰。弟稱萬歲。何以處  
兄。因召昌輝密圖之。昌輝新自江西敗歸。秀清責其無功。

詬厲頗甚。昌輝恚亦欲殺秀清。一日秀清招飲。昌輝戒備  
以往。卽席刺之。洞胸。嚮而食之。乃令於眾曰。東王謀反。吾  
陰受天王命誅之。眾洵懼。閉城搜其黨殲焉。於時石達開  
在湖北洪山。黃玉崑在江西臨江。聞亂趣歸。達開頗誚讓  
昌輝。昌輝怒。將併圖之。達開縋城走甯國。昌輝悉殺其母  
妻子女。秀全乃大恐。使使陰約秀清餘黨於城外。共攻偽  
北王府。昌輝潛逸渡江。爲邏者所獲。縛送金陵磔之。夷其  
族。傳首甯國。甘言召達開回。旣至。羣議如秀清故事。輔偽  
政。秀全已誅楊韋二酋。益疏忌達開。達開危懼不自安。還

走安徽不復歸以僞安王洪仁發僞福王洪仁達柄賊政  
皆秀全兄弟也於是始起諸僞王畧盡陳玉成李秀成李  
世賢黃文金楊輔清皆踵起封王號爲驍悍內事決之諸  
洪秀全益荒淫恣肆自詡爲天命不能亡矣九月壬戌張  
國樑奪近關橋甲戌敗賊吉利村遂薄溧水踰濠將登賊  
閒襲其後國樑回擊破之石達開之還安徽慮官軍蹈其  
隙則堅約江西諸賊固守勿得東羣賊譁言達開糾十萬  
眾反趨金陵攻洪酋爲楊秀清復仇謀者屢以告而達開  
實無東意曾國藩時在江西瑞州

文宗慮石逆回江西圖佔踞飭國藩乘其勢渙先擊之且預籌納降地十月國藩奏言石逆久居安慶爲巢穴江西乃其新陷土地又復往來湖北其力可以自圖佔踞今與洪韋內訌如洪韋勝而石逆敗則投誠自在意中若其勝也彼方挾詭詐以馭眾假仁義以要民飛揚自恣豈肯投誠臣曾檄諭九江賊目林啟容歸順又計調瑞州賊目賴裕新赴下游均無成效假令石達開自知大勢之已去翩然歸命則臣當令其立功贖罪獻城爲質能於安慶九江瑞州臨江撫州吉安六城中獻出一二城則可信其真心

歸附

國初之施琅黃梧近日之張國樑成例具在若外稱歸義內懷叵測如阿睦爾撒納先降後叛之案幾至不可收拾臣不敢貪招撫之名弛防勦之實

文宗手詔嘉之十一月江北軍羅玉斌鞠殿華敗賊高旺七年正月張國樑敗賊句容二月江北軍富明阿敗賊瓜洲和春遣軍攻溧水擊援賊於鄔山大破之四月富明阿擊瓜洲賊敗之士橋鞠殿華敗之四里鋪五月江南軍周天培等克溧水閏五月張國樑克句容九月鎮江賊出甘

露寺犯官軍營。張國樑赴援鎮江。增壘扼高資。絕賊糧。賊亦扼運糧河北。築壘相拒。國樑遣將毀其礮台。自率親軍渡江。虎嵩林、李德麟、馮子材水陸會攻。鏖戰六晝夜。克其壘二。沈戰艦十餘。十月。國樑連克賊壘十七。進圍鎮江。而金陵援賊四出。虎坤元等擊走之。城賊益困。十一月己丑。國樑分軍驟攻四門。潰垣入。遂克鎮江。賊酋吳如孝突圍遁金陵。餘賊走高資倉頭。我軍沿江追之。禽斬萬計。是日德興、阿克瓜洲南北岸捷書相望。和春、張國樑益銳意規金陵矣。

八年二月。和春令李若珠等渡河。出黃泥庵。攻秣陵關。劉季三馬德昭伏葛塘寺應之。庚申克秣陵。三月戊寅。張國樑進攻七甕橋。殲賊數千。李若珠閒薄賊壘。誘之。洪酋開西南門出大隊逆戰。國樑若珠合兵截之。圍其二門。戴文英會兵攻雨花台。印子山復大破之。諸將始偪金陵而軍。江南大營復振。四月。賊出雨花台犯圍師。和春張國樑督水陸軍敗之。時石達開由江西入浙。皖中賊事。僞燕王秦日綱僞英王陳玉成迭主之。賊糾捻匪掠石橋薛家口。窺江浦。爲金陵聲援。江北軍拒之。賊走滁和。五月。復踞來安。

和春遣軍攻克之。水師李德麟等攻繁昌。吳全美等攻魯  
港。多所斬獲。沿江漸靖。城賊益憤。出太平神策門犯大營。  
張玉良馮子材孔朝斌踴躍陷陣。搴其大旗。賊敗走。自龍  
膊子至莫愁湖尸相藉。遂攻金川門。毀城東北柵壘畧盡。  
六月。江北軍鞠殿華敗賊全椒。七月。李德麟攻泥汊河口。  
毀之。李若珠督水陸軍巡視上下要鍵。賊益閉門嬰城守。  
於是和春張國樑定計築長濠困之。度地勢險夷。溝而垣  
之。鑿山越水。周城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而以舳板聯爲  
水營。絕應援。洪酋患之。誠各門嚴守禦。潛結壘於壽德洲。



悉銳出突長圍。張國樑乃令南北圍師分攻太平金川門。東西圍師擣雨花台。自七里洲至壽德洲。則令賴鎮海艇師擊破之。國樑策馬爲諸軍先。踰溝燒賊營。賊潰入城。當是時。金陵圍師八萬人。和春雖爲帥。戰事皆倚張國樑。國樑威名聞天下。人人以爲大功可企足待。

文宗益倚重江南軍。石達開兵圍衢州。先已撥總兵周天受率南軍援浙。慮其資淺。復令和春督浙江軍。會和春病起。復丁憂。侍郎曾國藩代之。仍留和春江南。石達開已棄浙入閩。犯延建。和春復檄周天培分援浙兵三千餘出龍

泉赴之孤軍轉鬪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忍飢赴敵累月不能歸而皖賊陳玉成糾眾循江北而東八月會九洲賊越江浦攻浦口鞠殿華諸軍皆大挫和春令馮子材向奎渡江援之賊分兵綴南軍益力撲浦口軍心攜貳壬戌江北大營陷德興阿乘艇船走揚州於是江浦天長儀徵皆不守賊分黨犯六合九月陳玉成自攻揚州富明阿詹起綸戰西門不利乙亥賊攻破南門揚州復陷德興阿走邵伯扼北路分軍屯萬福橋扼東路賊焚掠西北山由黃珏橋窺邵伯德興阿日夜告援江南張國樑北渡援

揚州與賊戰東南門大破之賊出突北門國樑飛騎要擊當者披靡自夜嚮晨城不及掩丁亥克揚州戊子移攻儀徵克之賊圍六合亟溫紹原激同志誓死守而賊來日眾北軍旣潰外援絕紹原割衫嚙指草血書乞援勝保不至張國樑已克揚州則引兵救六合己丑擊賊陳板橋敗之賊聞張軍且至益穴地轟城庚寅城陷翼長溫紹原率妻子赴水死之紹原湖北江夏人少爲吏忼慨有大志賊起濱江郡縣無慮百數十城輒望風瓦解紹原權六合令居金陵北岸故無兵餉募貲練勇設守禦血戰六年屹然若

重鎮南北大營迭陷。獨六合彈丸猶存。積功至監司。充北軍翼長。猶守六合弗去。至是竟與城殉。江北士民痛哭野祭。其忠烈艱苦。世或方之。唐張巡守睢陽云。勝保遣軍攻天長。捻酋李兆受內應。克之時。皖南賊氛甚熾。和春遣江長貴禦之。祁門青陽境敗之。皖賊陷溧水。知縣周觀銘戰死。賊屯江藍鎮。相犄角。和春令張玉良出祿口渡河。擊破之。遂圍溧水。諸將分伏近村。防賊逸。張國樑屯高古山。待之。十月己酉。張玉良馮子材克溧水。賊西奔。伏軍殲之。援賊攻高古山。國樑開壁。率數十騎怒馬陷陣。羣賊辟易。諸

軍繼進追至江甯鎮燬賊壘數十自小丹陽迄采石磯賊巢皆平十一月甯國賊犯水陽鎮至雁翅陡門和春遣戴文英等擊敗之

九年正月江南軍鄧紹良戰歿於宣城之灣沚和春遣鄭魁士繼之乙未復灣沚並復黃池江浦賊薛三元款於張國樑獻城自贖遣降人李世忠受之用其眾克浦口令周天培賴鎮海入守二月灣沚黃池賊北渡合皖北賊踞烏衣鎮眾七八萬九洑洲賊助之窺浦口江浦張國樑令李若珠由黃山迎勦自率大軍分三隊驅之截賊數段周天

培賴鎮海出城夾擊賊敗走。三月國樑進攻九洲。賊增壘浦口西北拒我。國樑與周天培合攻。三戰皆捷。附洲諸壘皆毀之。是時江北有警。率自金陵渡兵往援。德興阿師久無功。和春疏劾罷之。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七月遣李若珠攻六合。張玉良攻天長。多所斬禽。而南岸水師吳全美攻魯港鴉山。李德麟攻大通荻港。亦屢勝。援軍四出。大營汎地益廣矣。十月李若珠擊六合。援賊敗績。賊出紅山窰截其後。圍之數重。和春遣馮子材自東赴援。復大挫。若珠糧盡。詹啟綸密探賊中隱語。大呼而出。若珠

從之賊竟弗阻。乃收敗眾屯揚州西。賊乘勝圍浦口。張國樑撥兵援之。屢戰失利。浦口列營皆陷。周天培力戰死之。於是賊燄益張。東窺揚儀。西逼江浦。而南岸之賊亦窺溧水。諸軍觀望不敢戰。十一月。張國樑自將渡江。援江浦。克北山新卡。進攻城南北各壘。克之。復蹙之磨盤洲。陳家集。賊潛埋火藥於江浦對岸。火發自斃。官軍乘之。連克西北二十餘壘。溧水賊亦敗退。官軍復振。

十年正月。張國樑大舉攻浦口。沿江賊壘悉破。平之。遂進攻九洑洲。越重濠。火其穴。賊自相蹂。死者數千。乙亥。克九

涿州國樑旋師金陵與和春定議招降解散賊黨於是壽  
德州守賊秦禮國七里洲守賊謝茂廷相繼獻款約內應  
二月戊戌國樑遣熊天喜由七里洲攻下關克之秦禮國  
從壽德州內擊劉季三應之上關亦克拔出難民五千餘  
人沿江諸賊棄壘守江東門江浦賊撲張玉良營國樑馳  
救卻之是月皖南賊陷廣德州入浙之安吉杭州戒嚴浙  
江巡撫羅遵殿乞援曾國藩時湘軍勁旅圍安慶不能至  
詔和春兼督浙江軍提督張玉良總統諸軍援浙未至杭  
州陷三月丁卯張玉良克杭州浙西賊還攻建平東壩益



以皖南北之眾其鋒慄急不可當乙酉建平陷東壩溧陽  
皆失守賊圍金壇窺常州兩江總督何桂清浙江巡撫王  
有齡檄馬德昭曾秉忠熊天喜劉成元分道赴援德昭秉  
忠進軍陽溧埠成元解金壇圍天喜偵廣德空虛進軍復  
之閏三月丙申米興朝復建平是時援浙兵不能遽返洪  
酋覘大營兵薄益促浙皖江北之賊十道並進麇集金陵  
我軍自長圍成將士頗驕自謂犁穴擒渠策勛有期和春  
念餽餉艱難議月餉三分而減一其一俟功竣補給士卒  
頗怨傳單相煽誘而存營銀尙數十萬兩眾口藉藉張國

樑憂之而不能爲謀。賊聞我軍攜貳先踞句容，斷我後而糾黨日夜撲我營。國樑拒戰八晝夜，賊勢益增，軍心益渙。戊申，雷雨大作，天酷寒。至夜，各營火起，軍士潰散，和春倉卒聞變，退走丹陽。國樑方意如六年故事，亦退丹陽。圖再舉，於是溧陽宜興同陷。賊踵至丹陽，猶憚國樑威，稍從遠處築壘，步步進逼。已乃令黠賊間入大營，國樑出戰，自後狙擊之，創甚，猶血戰，刃數賊，躍馬入丹陽河死之。國樑廣東高要人，少時聚徒攻劫爲豪率，已而幡然悔之，詣南甯鎮歸誠。向榮在廣西，賞其才，隸爲偏裨，每戰輒先陷陣，賊

聞名輒走。雖洪楊諸酋皆已憚之矣。及圍金陵八年。大小千百戰。所向無敵。其援濱江郡縣。至則克之。向榮和春皆倚之如左右手。中外皆頌其忠勇。軍興以來。降將戰績烜赫。國樑爲首。程學啟次之。始雖不逞。後皆效節。以令名終。嗚呼。可謂壯士也已。國樑旣歿。丹陽陷。和春笑圍保常州。賊躡之。和春收潰卒迎戰。受傷退滸墅。毒發嘔血死。四月常州蘇州繼陷。巡撫徐有壬死之。總督何桂清逮問。

詔曾國藩署兩江總督。是時國藩弟國荃領萬人圍安慶。駐集賢關。乃以皖事付之。而自將渡江謀進取。因奏言自

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皆由東面進攻。原欲屏蔽蘇浙。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尙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入。北軍須從金陵入。欲復金陵。北岸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臣所部萬餘人。已薄安慶城下。若一撤動。則各路防兵皆退。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卽北路袁甲三翁同書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卽爲克復金陵之張

本臣以爲萬不可撤者也。臣奉

命權制兩江。必須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甯之聲援。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剿蕪湖。與楊載福彭玉麐之水師相聯。一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溧陽。與張芾周天受等軍相聯。一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與張玉良王有齡等軍相聯。臣函商官文胡林翼先帶萬人起程。一面遣弁回湘募勇。須七月方能到齊。八月方能進剿。從前金陵大營。以蘇常爲根本。餉糈軍械源源接濟。今自皖南進兵。應以江西爲根本。臣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

楚三省之防待兵勇漸齊布置漸定然後與賊力戰所以保固江西兩湖者在此所以規復安徽三吳者亦在此目今賊燄方張人心大震但求立腳之堅定不論逆氛之增長。

文宗嘉納之湖北巡撫胡林翼夙欲倚國藩定江南喜國藩得大用貽書曰兵事當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甯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餉江西而惟議釐捐以錢漕歸巡撫愚又以爲隘矣以湖南北爲兵之根本以江西爲籌餉之本待

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譽怨望雖不必問而吾等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吳督之任以包摩把持恢廓宏遠爲用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蘇常失守以後督撫監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補或未補進賢退不肖此其時矣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此平吳之先著已大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葉督兩廣而不知廣西爲何人所轄何督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並割江北矣福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予袁公其日蹙百里宜也徽甯猶完

布置粗定。當鼓行而前。與懷桐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杭州軍出於蘇常。揚州之馬飲於江浦。林翼雖孱弱。不覺其言之汗漫也。急脈緩受。大題小作。則恐或不濟。國藩壯其言。然其再出也。以持重和眾心爲本。有功輒以讓人。於權寵則辭之。包攬把持之說。雖違之而弗能用也。獨鹽漕二事。採以入告。其言以淮揚裏下河產米多。足供京倉。如蘇常久陷。卽於裏下河辦米解京。鹽場大利所在。改爲就場征課。歲增銀百萬以外。或於鹽課中籌銀解京。胡林翼勸臣奏辦水師。以保鹽場。淮揚二郡。古稱澤國。北淮南江。中有



洪澤邵伯寶應高郵諸湖運鹽串場人字芒稻諸河巨浸  
支流互相灌注若造戰船二三百號不特可保裏下河之  
米場竈之鹽兼可輔揚州陸軍使賊不得北犯輔臨淮陸  
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宜辦水師一矣賊守金陵以  
安慶廬州爲犄角太平蕪湖爲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  
漪丹陽石臼諸湖上可通甯國之水陽江清弋江下則止  
於東壩掘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  
古之所謂中江者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  
攻之甚難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

於甯國另立水師。徧布固城南漪等湖之中。甯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庶蕪湖可克。而東西梁山可期。恢復此甯國宜辦水師二矣。賊堅忍善守。官軍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兵。不能斷其接濟。今蘇州既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幾無進攻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臣愚以爲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水師。浙江無事於杭州造船。有警宜於安吉孝豐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甯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此太湖宜辦水師三矣。臣於水師閱歷頗久。而三處皆臣管轄之地。鹽漕皆臣

應辦之事義無可辭。

詔允行之。六月國藩移駐祁門。八月。

詔補兩江總督。授爲欽差大臣。是時論者皆謂國藩宜直  
搗金陵。急攻東壩。分蘇州賊勢。或云進規蘇常。或云赴援  
杭湖。或以爲輕騎至淮揚。則不制於寇。而業已至祁門。則  
又以爲宜急據甯國。當前敵。國藩仍堅持前議。力攻安慶。  
取建瓴之勢。自是金陵無圍師者二年。十一年八月。曾國  
荃克安慶。始經營東征。明年五月。國荃始圍金陵。屯雨花  
台。語在下篇。

王定安曰甚矣常勝之不可以恃也軍興諸將鬪茸畏憚聞殺聲則驚走及賊去虛列戰功大帥不加罪又獎擢之者比比皆是獨向公榮張公國樑當賊初起號爲能戰及建節東南感激發舒威聲濯濯雖古韓岳無以過之然恃其善戰分師遠征頓兵堅城幾克而復失之蓋克敵致果之功多好謀能懼之心少由斯言之向張特戰將耳非真知韜略者也曾公國藩敬慎儒緩觀其奏疏徬徨四顧不急目前之效宜若迂遠而闕於事情然其堅定不搖排眾議而孤行已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學力勝也曾公國荃

挈孤軍以當百萬之寇。兵力去向張遠甚。餉不時至。瘟疫盛行。其危阨較向張何啻倍蓰。徒以忠誠感召。敵盛而軍不驚。餉匱而士不變。此其所以勝也。庚申大營之潰。世多以詬和春。然月餉三分而減一。湘淮軍在在有之。其致敗豈盡以此哉。吾故曰。向張之亡。由輕舉遠征。非戰之罪也。故詳述其事。與湘軍參觀。知其得失之由焉。

湘軍記卷八

武昌范德培校字

湘軍記卷九

東湖王定安撰

圍攻金陵下篇

同治元年正月偽忠王李秀成率數十萬眾窺松滬

朝議令浙江按察使曾國荃以新軍六千換防安慶而自  
率勝兵八千援上海

寄諭垂詢者屢矣曾國藩已薦李鴻章建旆而東則悉以  
規復金陵委之國荃自安慶之克國荃乘機掃盪前軍已  
抵無爲慎鎮以兵少募之長沙二月率新軍至安慶與國

潘商進取

詔擢國荃江蘇布政使三月國荃引兵規巢和令劉連捷屯望城岡自將六千人屯巢縣東北李成謀領水師攻銅城牖陳湜陸師會之牖東西賊壘皆下乘勝克雍家鎮壬寅圍巢縣城賊聞銅城牖已破則大恐思逃國荃揮軍躍登殺守陴數人城內驚擾皆奪門走斬千餘人遂克巢縣追之至含山張兩翼抄擊大破之含山賊望見不戰而遁同日復其城甲辰進襲和州克之躡之鍼魚觜三城之賊皆在國荃合水陸圍擊殲焉乙巳克濡須口而天門博望

兩山橫峙大江中。賊恃之爲門戶。所謂東西梁山者也。國  
荃已東至和州。則令舟師循江西上。攻西梁山。燒其鐵鎖。  
己巳。賊棄山奔。國荃分兵守之。時乘小舸沿洞江上。或單  
騎瞭形勝。以金柱關爲蕪湖藩衛。羣湖所自出。乃約彭玉  
磨攻之。率外江內湖淮揚十八營盛兵趨金柱。是時曾貞  
幹循南岸。克繁昌南陵。鮑超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月  
壬申。國荃引軍南渡。彭玉磨已先至金柱關。國荃自將七  
千人嚮金柱。乘賊不備。襲太平府。賊不虞。我軍至。閉關不  
及。國荃軍已入北門。遂克太平。乃合水師攻金柱。燒關內。



外廬舍羣賊冒火奔逸短兵要擊積尸累隄勝癸酉克金  
柱關進平三汊河上駟渡賊壘凡數十獲大礮三百七十  
旂刀矛萬計分遣水師王明山攻烏江黃翼升擊東梁山  
復下之進軍蕪湖曾貞幹黃翼升陳湜鼓眾先登貞幹先  
遣人說賊降至是賊自相驚官軍乘亂急攻甲戌克蕪湖  
水師王明山復克烈山石壘彭玉麐調上游水師集濡須  
於是沿江諸隘皆官軍壘矣五月國荃進攻秣陵關守賊  
舉關降乃遣軍繞三汊河後徧金陵城西大勝關編木作  
橋伏精兵橋畔而以後隊捲旗疾趨賊懼爲長圍所困乘

夜縱火棄巢走癸未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時彭玉  
磨駐金柱關聞國荃懸軍深入懼爲賊乘乃調水師由烈  
山駛入頭關甲申昧爽國荃亦至水師破浪仰擊陸軍乘  
之拔頭關玉磨進攻江心洲洲有石壘雙峙屹若堅城水  
師飛礮入壘賊亦穴牆還擊戰至日晡水師挾火具登岸  
蛇行蘆葦中逼壘縱火我軍躍入賊壘燒燬羣醜撲水死  
者無算水師乘勝鼓柁飛行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  
河口國荃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逼金陵營於雨花台  
玉磨乘輕舸至下關曾貞幹駐三汊河江東橋傍水築壘

保西路糧道是爲楚軍圍攻金陵之始。自向榮和春以兵八九萬屯守。八年卒無功。曾國藩初議移李續宜多隆阿兩軍南渡。鮑超出西路。合曾國荃彭玉麟水陸共圖金陵。多隆阿已授欽差大臣。移兵援陝。李續宜前令圖淮南北。猶留湖北不至。鮑超戰甯國。未能遽東。國荃軍合水師不滿二萬。孤軍深入。諸將帥皆以爲不可。國藩亦深憂之。手書令待他軍集而後進。國荃報曰。諸軍士自應募起義。人以攻金陵爲志。今不乘勢薄城下而還軍待寇。則曠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爲賊根本。拔其根本。卽枝葉不披而

委金陵恃江南北各城爲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爲  
應援克其一城移軍他往賊又隨踞之徒使我疲於奔命  
而賊旋走旋踞是攻奪無已時也今以一軍直搗金陵蘇  
常各賊聞江甯攻急必更來援彼時遣別將間襲蘇常吾  
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舉矣國藩許之圍攻之勢乃定  
洪秀全見官軍已薄城數使使趣李秀成自蘇常赴援而  
選悍黨二萬出城攻雨花台湘軍久勝鋒銳甚比交綏無  
不一當十守賊創見皆大驚乃收入金陵江北大將都興  
阿聞楚軍至遣師船自瓜洲鼓柁而西攻觀音門襲燕子

磯破之降將李世忠自六合渡江克石埠橋東陽龍潭結壘守之皆爲楚軍聲援癸卯國荃敗賊六郎橋而城賊日出窺覘輒被創洪秀全益恐促浙酋李世賢蘇酋李秀成還金陵是時左宗棠攻衢州與李世賢相拒遂安龍游間李鴻章新克松江廳縣李秀成奔命未遑乃先遣其僞國宗引兵數萬自蘇州西援六月癸巳與國荃戰雨花台兩軍互損傷辛酉復撲大營戰不利還走入城乃謀分兵綴我丁卯列二十餘隊隊各趨一壘而以銳卒突雨花台長濠濠寬深不得過則以火器環擲國荃憑濠拒守伺賊已

近令劉連捷拔卡縱擊斬二千人。僞對王殪於陣。羣賊乃大奔。時溽暑大雨。國荃令軍士冒雨修垣。洪酋益調甯國賊二萬出雄黃鎮。夜襲營。丙子。國荃遣將要擊甯國賊。復敗走。城賊旣屢挫於圍師。則閉門專待。蘇浙援。國荃益增壘浚濠以備之。七月。江南難民就食裏下河。城鎮輒數千人。都興阿以聞。

朝旨慮逸賊偷渡。令曾國藩撥兵防守。時黃翼升署江南提督。領淮揚水師赴上海。國藩議興太湖水師。由澱湖達蘇州。移黃翼升水師防淮揚裏下河。八月。江南大疫。徽甯

尤甚。鮑超等病不能軍。金陵圍師亦苦癘疾。閏八月疫猶

未已。軍士互傳染。死者山積。

曾國藩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曰我軍薄雨花台未幾

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

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殆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

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

省。會有天幸。九帥獨不病。國藩憂懼。奏言戰事方利。而天

災流行。若賊乘危來攻。不特不能戰守。且不能預逃。以待

再振。數年來百戰所得之地。由尺寸廣至數百里。前功將

隳。臣德薄不能挽厄。運請

簡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責任之重大。挽氣數之艱難。

穆宗詔曰。近日秋氣已深。疫病未息。甯國金陵徽衢上海

蕪湖各軍皆以癘疫死亡相繼。鮑超、張運、蘭楊、岳斌等均各抱病軍中，甚至炊爨寥寥。此時戰守均無把握。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冀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近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艱難時會，誠不易得，屢諭毋徒求效旦夕，但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今將士疫病之餘，豈忍重加督責？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勉圖禳救之方，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至天災流行，賊中豈



無傳染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不容一息少懈也當是時羣醫旁午病者方資休息而偽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萬自蘇常奔至號六十萬東起方山西訖板橋鎮連營數百國荃兵不滿三萬賊圍之數匝彭玉麐楊岳斌水師皆阻隔不相聞諸將懲向榮和春之失謀潰圍就水師退保蕪湖國藩在安慶憂之廢寢食飛檄令撤圍國荃令於眾曰賊以全力突圍是其故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轍賊且

長驅西上大局傾覆何蕪湖之能保夫賊雖眾皆烏合無紀律且久據吳會習於驕佚未嘗經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難徧擊今致之來聚而創之必狂走吾乃得專力搗其巢破之必矣願諸君共努力諸將諾服己亥乃分圍師爲三以其二防城賊侵襲國荃自將其一當援寇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蠅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楯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所觸皆摧國荃留孱卒守棚選健者日夜拒戰更代眠食常以火毯大礮燒賊無算賊仍抵死弗退軍士傷亡頗眾己酉部將倪桂節

中礮殞國荃左頰受鎗傷血漬重襟猶裹創巡營歷半月  
賊稍卻而僞堵王黃文金出東壩攻金寶圩爲李秀成聲  
援鮑超遣軍禦之新河莊爲所乘水師亦困於金柱關賊  
燄益張乃掘地道陷官軍壘國荃屢堵合之亦時以穢鹵  
倒浸穴中九月壬子僞侍王李世賢復自浙江糾眾麇至  
合秀成軍號八十萬國荃度浙寇新來氣盛誠諸將厚集  
其陣暇以待之賊負板擔草土填濠我軍拒濠發礮賊屢  
卻仍堅壁不出相持兩晝夜甲寅乃發萬人開壁擊之軍  
士氣十倍呼聲動天當者無不摧靡一日內破堅壘十三

殺八千人。援賊氣奪，乃益鑿地埋火藥。辛酉，兩穴同發，土石飛躍如雨。大營牆圯，賊隊猛進。國荃督軍士露立牆外，環擲火毬，閒以鎗礮。賊前者既殪，後者復登踰。三時牆缺，復合。殺悍寇數千。羣賊乃謀晝息宵攻，輪進以疲我。連營周百里，其近者距官軍才二十丈，仍潛開隧道，乘雨夜轟之。國荃令各軍掘內濠，翼以外牆，破其地洞七。賊計始窘。十月，國荃度賊力疲，可一戰破也。乃誡諸將秣厲以俟。壬午，引軍出濠，克十餘卡。知賊不任戰，軍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東路，曾貞幹出西路，彭毓橘、蕭孚泗等出南路，甲

申天嚮曙。臣典燒東路四壘。火光燭天。西南諸賊望見。洵懼。棄壘逃。貞幹偵三汊河賊宵遁。急引兵趨之。遇逃寇。則縱兵要擊。追之板橋周村。彭毓橋追至牛首山。王可陞搜賊方山西。諸賊在東路者。繞南門逸。其在西南者。走秣陵。關於是。蘇浙賊數十萬皆遁。金陵圍師解嚴。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僞王赴援。李世賢繼之。楊輔清黃文金圍鮑超於甯國。陳坤書出太平窺金柱關。以困水師。悍酋萃一隅。我軍幾殆。憊不振。曾國藩固以進攻金陵爲非計。業被圍。則飛檄調蔣益澧程學啟馳救。益澧在浙。學啟在蘇。皆有

故不得至。國荃孤軍居圍中，戰守四十六日，殺賊五萬。我軍亦傷亡五千，將士皮肉幾盡。軍興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

穆宗念楚軍勞敝。

優詔獎國荃，而慮賊再舉。國荃兵不足，令國藩調鮑超出東壩會剿。國藩乃增募五千人，畀國荃軍。於時李秀成由九洑洲北渡，陷和州、含山、巢縣。其南走者，西掠績溪，陷祁門。唐義訓等隨克之。賊勢益渙，水師之困於蕪湖也。國荃已分兵守東梁山，復遣朱南桂、朱洪章、羅逢元扼金柱關。

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水師捷。陸營或挫。一夕數驚。比賊陷巢和。皆湘軍新得之城。國荃急分兵守西梁山。而令劉連捷、彭毓橘等引兵北援。十一月。楊岳斌連破賊於三汊河。合金柱守將羅逢元攻之。護駕墩燒賊舟二百餘。劉連捷循江西上。合毛有銘軍進屯石澗埠。而鮑超亦敗賊甯國。湘軍聲勢復盛。是時曾國荃已擊走蘇浙諸寇。攻守益暇。曾國藩終以孤軍蹈危地爲失策。乃議案視沿江諸壘。赴金陵親決進止焉。

二年正月。曾國藩自安慶出巡。南浮池州。達蕪湖。北權至

濡須遂登東西梁山。泛舟金柱關。復北至烏江。與楊岳斌偕之金陵。登大勝關。入雨花台營。見國荃圍軍堅穩。大喜。始罷退師之議。留十日去。二月還安慶。奏陳可喜可懼數端。以爲徽池甯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月不逢一人。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羣賊圖竄江西。并窺伺皖浙已復之區。平民無所得食。弱者轉徙溝壑。黠者從賊以偷生。旦夕黨羽無定數。酋長無定謀。誠恐變爲流賊。更難收拾。此其可懼者也。粵匪初起。頗能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故取江南數郡之糧。出金柱關。江北數郡之糧。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



等合圍城外。賊仍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今耕者廢業。煙火斷絕。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豈有能久之理。而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之金華紹興。皆爲我有。此皆山川筋絡必爭之地。但能守而不失。終足制賊死命。昔年賊之所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濠。遠勝於昔。賊中羣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敗不相救。而官軍和衷共濟。三江兩湖。呼應靈通。此其可喜者也。如金陵蘇杭三處。有一二克復。卽當大赦羣酋。廣爲招撫。以庶幾赤眉百

萬同日納降之盛軌。

詔嘉許之。三月，授曾國荃浙江巡撫，仍留攻金陵。以閩浙總督左宗棠兼權之。國藩與國荃交疏懇辭。

穆宗優旨慰勉。四月，李秀成西掠至六安，將犯湖北。聞蘇州警，乃大掠而東。李鴻章約國荃自上截之。國荃策賊不南，援蘇州，則北走裏下河，乃益攻金陵以綴之。時劉連捷、鮑超等已克巢、含、和州。湘軍勇氣自倍。癸卯夜，國荃分軍六路，李臣典等攻雨花台、石城，趙清河等攻聚寶門、南卡，晏澧、周等攻西卡，何玉貴等攻東卡，陳湜出中路，蕭孚泗

易良虎等左右應之。夜已半，軍士蛇行薄石城，束草填濠。將登，賊驚覺，礮外擊，踣五人，眾頗逡巡。李臣典斬二卒以徇，搆旗直上，毬箭星落入城。天嚮明，敵樓火發，賊奔救。我軍已乘煙霾而入，遂克雨花台偽城。諸將乘勝猛攻，於是金陵城西南九壘皆下。國荃分二千人守石城，築六新壘輔之。李秀成在江北聞之，益洵懼。又以崑山新克，慮滬軍圍蘇州，乃改圖南渡。天長六合來安皆解圍。五月，楊岳斌、彭玉麐水師次江浦，蕭慶衍陸師出烏江，與鮑超、劉連捷會師。浦口、江浦、橋林賊皆不戰而遁。走九洑洲，洲賊拒。

不納投江及餓死者無算。曾國荃乘夜至新江，與玉麐、岳  
斌覘形勢。九洑洲賊築堅城，列巨礮以戰艦護之。每官軍  
至洲，賊必全力走江北，或南掠甯國以誘我。翼長溫紹原  
總統張國樑雖克之而不能守也。及國荃欲合圍，都興、阿  
馮子材爭言九洑危險。

朝議憂疑，含山之再陷也。李世忠以三萬眾扼九洑，不勝。  
賊愈增壘，緣洲列礮艇，自以爲堅不可拔矣。國荃度陸師  
難飛渡，宜先清南岸諸隘，乃可會師北伐。丁巳遣丁泗濱  
等南從秦淮嚮下關，喻俊明等北繞永安洲向草鞋夾，彭

楚漢等爲後應。玉麐率水師據九洑上游，牽賊勢。岳斌自督戰，以枯荻灌油，燒賊艦數百，緣牆而登。下關草鞋夾八壘皆克，乃移兵嚮中關。水流箭疾，羅俊友中礮死。己未，國荃分兵襲燕子磯，破之。岳斌偵江濱有閒道，達九洑賊濠，乃約國荃令陸師伏叢莽中，從隄埂缺，鼻水而進。彭楚漢、張錦芳師船夾洲上下，丁泗濱攻南岸，中關庚申昧爽，兩岸戰旗並舉，人人殊死戰。中關賊閉不出，九洑賊伏洋鎗隊於洲，三面伺閒出擊。官軍精銳多傷亡。至夜，玉麐令曰：洲破乃還師，不者傳餐而戰。時月色冥濛，西南風大作，我

軍聞移船近賊壘以火箭射賊舟風烈火猛延及洲上卡棚喻俊明等麾軍直上成發翔彭楚漢從左右呼譟而登丁泗濱自南岸鼓棹飛渡將士踐尸以進九洲竟破萬餘賊無一脫死者癸亥國荃攻長干橋賊壘復大破之長江肅清捷未上都興阿先以聞

穆宗喜其速慮賊逸揚州

詔國藩預防裏下河而賊已聚磯洲中國荃乃檄蕭慶衍自江浦南渡屯神策門鮑超繞鍾山屯孝陵衛論者多言城大兵單合圍不宜驟恐援賊乘隙撼全局國荃曰今浙

軍攻富陽。滬軍攻蘇州。羣賊奔命。此亦天亡時也。吾乘其急而合圍。彼備多力分。縱不卽克金陵。其收效蘇杭必矣。國藩以爲然。乃令國荃增募萬人。於是金陵圍師近四萬矣。六月。鮑超進軍鍾山。將屯孝陵。因軍士病。駐神策門。洪秀全遣黨出儀鳳門攻鮑超。又出太平門攻劉連捷。我軍擊卻之。七月乙巳朔。犯下關。李成謀力戰卻之。壬子。國荃攻印子山。克之。進攻上方橋。橋在城東南隅。賊運糧道也。甲子。國荃令蕭慶衍出印子山東。偪賊而軍。城賊來爭。蕭孚泗。李臣典。張詩日。分禦之。賊堅壁不出。癸巳。熊登武越

上方橋五里築小壘六絕賊糧賊患之糾大眾出戰蕭孚泗伍維壽馬步包抄追之秣陵關破十餘卡悉奪泊河戰艦孚泗度賊已窮令軍士負秫稽乘夜填濠遂克上方橋而江東橋石壘高峙環以木城陳湜圍攻數月不克八月丙戌夜風霾蔽月湜選銳卒數百襲營燒其木城立拔石壘分抄至旱西門眾壘皆下時城東尙有數隘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外輔也九月國荃令蕭慶衍等結筏渡水扼東路立營賊已先



據河東拒我蕭慶衍隔河發礮朱吉玉李祥和踞西岸築  
三壘與賊相持甲子李祥和從上游蕭孚泗從下游渡河  
破其五壘城賊來援蕭慶衍且戰且築東岸壘已成戊辰  
賊復諸道並出蕭孚泗彭毓楠陳湜等扼雙橋門以東蕭  
慶衍進中路戰少卻將士奮臂大呼賊皆反走蕭慶衍縱  
騎兵斷其歸路遂克上方門高橋門而右路方山土山之  
賊爲熊登武所敗亦棄壘奔於是七甕橋羣賊思遁蕭孚  
泗彭毓楠扼其東李臣典遮其西城中忽出大隊兩軍相  
搏互傷死孚泗乘夜縱火賊冒煙突出遂克七甕橋乃由

方山南進秣陵關。攻博望鎮。賊環鎮築七壘。上可應水陽。旁可控金柱關。金柱守將朱南桂。聞鮑超有事於水陽。約朱洪章等出小丹陽以襲博望。俾不得爲水陽援。南桂乘夜銜枚疾進。昧爽抵博望。克其二卡。賊開壁大戰。武明良繞出頭壘。襲其營。賊反顧七壘已易官軍幟。乃錯愕狂走。南桂追之。長流背溺死。強半國荃以博望旣克。則中和橋之勢孤。己巳。令趙三元率馬步七營。南略秣陵。至中和橋。一戰克之。秣陵賊見馬步驟至。棄釜逃。諸將追至河干。阻水不能渡。僅殺尾賊二百餘。自是紫金山西南無賊壘矣。

辛未國荃親至孝陵衛勘地勢將移營合圍賊出朝陽太平門來襲蕭慶衍陳湜分截之蕭孚泗李臣典榜城抄入戰方酣有賊目指揮督陳國荃伏鎗擊之殪賊陣乃亂僞章王順王退入城餘賊走涇化鎮時甯太賊進屯高涇涑水謀襲蕪湖彭玉麐率水師躬攻水陽楊岳斌來會遂克審灣金寶圩水陽新河莊塘溝諸壘十月乙亥克滄溪長樂賊酋楊友清降高涇復丙子易開俊復甯國縣戊寅國荃克涇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壘燬賊壘二十餘於是金陵東南剗削略盡庚辰彭玉麐楊岳斌鮑超克東壩復建

平溧水。解散萬計。戊子。國荃遣軍屯孝陵衛。是月。李鴻章克蘇州。李秀成先期遁。無錫。十一月。曾國荃掘地道。成。戊申。火發。神策門城坍。我軍肉薄爭登。阻月城橫洞。不能克。傷死三百餘。李秀成自蘇州領敗眾數萬。分布丹陽句容間。自率數百騎入太平門。勸洪酋棄城同走。不聽。乃貽書溧陽。約李世賢就食江西。曾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師。遂至五萬人。援賊還金陵者。皆不敢出。左宗棠議以爲當分軍攻廣德。國藩以賊勢猶盛。懼軼蹂江西。持不許。乃令諸將堅守涇縣。旌德。太平。石埭。青陽。池州。六城。咨左宗棠。嚴浙

防沈葆楨預堵江西以備焉。

三年正月戊申。李世賢黃文金陷績溪。曾國藩遣毛有銘自安慶率六千人趨休甯。未至。賊已越徽州犯江西。李秀成日說洪酋出就食。洪酋仍妄稱天命不肯去。秀成不得已留金陵城守。曾國荃度賊糧將匱。約楊岳斌水師巡江。見奸民運米入城。輒奪之。又令朱洪章等繞鍾山後斷陸路運道。調降將韋志俊守金柱關。移朱南桂助圍金陵。南桂冒雪營城北。偵賊酋李士貴赴句容護糧。伏兵要之。賊棄糧走。國荃益銳意合圍。癸亥。周歷洪山北固山神策門。

太平門李秀成自將出鍾山南攻朱洪章營洪章與武明  
良出濠夾擊沈鴻賓等出右路武文山等出左路戰良久  
殺數百人賊退上山羅雨春攀巖而上中鎗幾墜沈鴻賓  
繼至各挾火毬火箭擲壘中賊突火逃遂克鍾山石壘賊  
所署爲天保城者也國荃遣黃潤昌等戍之令蕭孚泗蕭  
慶衍出山北列隊太平門築三壘以王遠和等守之維時  
梁美材屯洪山朱南桂屯北固山塞神策門餘元武湖阻  
水爲圍於是金陵城圍始合賊糧絕矣二月左宗棠克杭  
州李秀成益懼日放婦孺出城節食秀成屢以無米告洪

洪酋誑眾曰闔城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者草也眾雖知其誕而無如何乃於城內種麥濟飢三月壬寅鮑超克句容丙辰克金壇其時蘇浙賊道徽州走江西曾國藩乃令鮑超還軍援江西

朝旨促國藩赴金陵督師國藩以徽州警上游危急仍留安慶策應乙丑國荃攻金陵月圍破之月圍者賊附城築垣以拒我地道者也金陵城周百里國荃日令軍士鑿隧道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或崖崩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乃築月圍穿穴拒我時

以毒煙沸湯入穴中軍士多死至是國荃破月圍焚其火藥殲賊無數官軍傷亡亦三千人四月庚午李鴻章克常州壬申馮子材復丹陽敗賊由廣德趨徽州者日夜相繼楊岳斌鮑超皆西援乃以蘇軍劉銘傳屯句容鄭國魁屯東壩周盛波屯溧陽之南渡定埠五月

朝廷以金陵垂克而河南捻犯麻城皖賊深入江西恐掣全局

詔李鴻章會攻金陵金陵諸將以城破可計日待恥借力於人鴻章亦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



穆宗欲速其功益促鴻章激之國荃亦以此激諸將期必破而龍膊子石壘賊所號地保城者不得則形勢終不便乃日夜發礮攻之己巳李祥和等奪石壘遂築礮台其上俯瞰城中礮擊處城堞皆圯國荃慮師老且生變益督李臣典等當礮密處潛穴其下而積溼蒿覆沙土高與城等聲言將踐登以疑賊六月天久不雨國荃露禱須臾龍見雨大至甲申地道成國荃夜寢若有人促之驚起趨洞口呼守軍李秀成果出襲營遣黨持火蛋燒蘆蒿伍維壽彭毓橘分擊獲免己酉國荃令朱式雲草檄誠諸軍懸賞募

敢死士待城破先入。於是李臣典、朱洪章、伍維壽、武明良、譚國泰、劉連捷、沈鴻賓、張詩日、羅雨春九人誓先登。日午地道火發，城崩二十餘丈，甄石雨落。李臣典等蟻附爭登，賊反然火藥下燒我軍，眾稍卻。彭毓橘、蕭孚泗手刃數人，弁勇皆奮乘城缺入。朱洪章、沈鴻賓、羅雨春等攻中路，在僞天王府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等攻右路，循臺城趨神策門。適朱南桂等梯攻而入，遂合取儀鳳門。左路則彭毓橘由內城至通濟門，蕭孚泗等奪朝陽洪武門，守陴賊誅殺殆盡。而羅逢元等從聚寶門入，李金洲從通濟門入。

陳湜易良虎由旱西水西門入李秀成方趨旱西門爲陳湜軍所阻乃還走清涼山匿民房黃翼升水師攻奪中關乘勝至旱西門與陳湜等合於是金陵九門皆破日已暝矣賊猶保子城夜半賊縱火燒僞王府因突圍走黃潤昌等露立龍廣山袁大升等循城南遇逃賊要擊斬數百人張定魁等追賊及之湖熟俘斬數百人城賊多自焚或投池井洪秀全已前一月死其子洪福瑱年十五六餘黨挾之走廣德秀全子本名天貴福其刻印稱洪福下列眞王二文誤合爲瑱其稱洪福瑱以此國荃傳令閉城救火獲

偽玉璽二金印一。蕭孚泗搜獲偽王兄洪仁達，偽忠王李秀成，斃賊十餘萬。凡偽王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三千皆死。亂兵拔難民數十萬，捷聞朝野相慶。海外轉相驚告，先是西洋人屢請助攻，又請調印度兵。國荃皆不許，而外夷桀者頗暗助寇。國荃漫擊之，與賊同殲於陣。金陵既克，西洋諸酋皆來賀。曾國藩官文合詞奏言：「臣等伏查洪逆倡亂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

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  
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  
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  
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  
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勦除  
元惡臣等深惟其故蓋由我

文宗顯皇帝盛德宏模早裕戡亂之本

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巨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  
不惜破格以獎有功

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

皇太后

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僞僭。蔚成

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痛念我

文宗不及目睹獻馘告成之日。又念生民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盪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

宵旰之憂。

穆宗詔曰。官文曾國藩紅旗奏捷。克復江甯省城。覽奏之

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亂，由廣西竄兩湖三江，並擾及直隸山東，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我

皇考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罰。

命兩湖總督官文爲欽差大臣，與湖北巡撫胡林翼肅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駐紮宿松，籌辦東征復

授曾國藩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號令旣專，功績日著。十一年七月，我

皇考龍馭上賓。其時江浙郡縣半就淪陷。

遺詔諄切。以未能迅殄逆氛爲憾。朕以冲幼。寅紹丕基。祇承先烈。恭奉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

指示機宜。

授曾國藩協辦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以一事權。該大臣自受任以來。卽建議由上游分路勦辦。飭彭玉麐楊岳斌曾國荃等水陸並進。疊克沿江城隘百餘。斬馘外援逆匪十數萬人。合圍江甯。斷其接濟。六月十六日。曾國荃克復



江甯據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於本年五月服毒而死。偽幼主洪福瑱重襲偽號。城破後。假裝官軍號衣。向太平門缺口衝出。曾國荃加派馬隊追至涇化鎮。生擒偽烈王李萬材。據供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其餘兩廣兩湖多年悍賊。經各將士於十七八日搜殺淨盡。此皆仰賴

昊蒼眷佑。

列聖垂庥。

兩宮

皇太后孜孜求治。識拔人材。用能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

皇考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自惟藐躬涼德。何以堪此追思。

先皇未竟之志。不克親見成功。悲愴之懷。何能自己。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

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  
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  
省城以爲根本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  
蕺逆首誅鋤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  
調度得宜曾國藩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  
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以諸生從戎隨  
同曾國藩勦賊數省功績頗著咸豐十年由湘募勇克復  
安慶省城同治元二年連克巢縣含山和州率水陸各軍  
進逼金陵駐紮雨花台攻拔僞城賊眾圍營苦守數月奮

力擊退。本年正月克鍾山石壘。遂合江甯之圍。督率將士  
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經撤隊。實屬堅忍  
耐勞。公忠體國。曾國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  
爵。賞戴雙眼花翎。記名提督李臣典於鎗礮叢中。搶挖地  
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眾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  
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賞黃馬褂。雙眼花翎。蕭  
孚泗督辦礮台。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實  
屬勤勞卓著。加恩錫封一等男爵。賞雙眼花翎。其餘文武  
一百二十餘員。論功進秩有差。

穆宗又以各路統帥疆臣共濟時艱特加異數以昭恩渥於是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貝勒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江蘇巡撫李鴻章俱錫封一等伯爵賞雙眼花翎陝甘總督楊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麐均賞給一等輕車都尉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賞給一等輕車都尉雙眼花翎浙江提督鮑超賞給一等輕車都尉西安將軍都興阿江甯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京口副都統魁玉賞給雲騎尉漕運總督吳棠賞給頭品頂戴惟閩浙總督左宗棠杭州將

軍國瑞。江西巡撫沈葆楨。但奉

璽書褒獎。俟浙江江西肅清。再行加恩。曾國藩自安慶至金陵。掘洪秀全尸於僞宮。戮而焚之。七月。國藩親訊李秀成。洪仁達。洪仁發等。讞成。駢誅之。李萬材供洪福瑱已死。而江西浙江諸軍。方欲張賊勢。爭言洪福瑱未死。左宗棠。沈葆楨。交疏譏刺。曾國藩奏言。臣抵金陵。接見諸將。均有憔悴可憐之色。臣宣道

皇仁。多方撫慰。旣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勛以忘死忘勞之義。至僞天王逆尸。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

六月杪始從僞宮內掘出扛至營次該逆尸遵尙邪教不用棺木徧身包裹繡龍黃緞雖膀腳亦係龍緞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閒白矣左股有膀肉猶未脫驗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有僞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卽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祕不發喪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僞幼主洪福瑱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眾供皆合連日在僞宮灰燼之中反復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取又似業已逃出僞宮者李秀成則

稱曾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  
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曾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  
自十七日後曾國荃卽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  
洪福瑱以十六歲童駿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  
無疑義李秀成之被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  
皆識觀者如堵鞠訊屢日親供多至數萬字敘髮逆之始  
末述忠酋之戰事甚爲詳悉又力勸官軍不宜專殺兩廣  
之人恐粵匪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  
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卽洋人戈登



威妥瑪來賀者亦以忠酋解京爲快臣竊以爲

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  
必獻俘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  
知萬無可追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逃顯戮  
而貽巨患又李逆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鄉民憐而  
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殺而  
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旣入囚籠次日又  
擒僞松王陳德風一見李逆卽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  
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卽決計就地正法以絕後患

遂於初六日行刑。其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戾恣橫，多行不義，爲李秀成所深憾。且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秀成旣誅，謗者頗以未獻俘爲疑，而首功李臣典病卒，蕭孚泗以喪歸國，荃傷病未愈，因請疾還鄉里，散遣所部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金陵，萬五千人備皖北游擊。國藩素謙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軍暮氣不可復用，主用淮軍。其後倚淮軍以平捻，然國藩之言以避權勢，保令名。其後左宗棠、劉錦棠平定關內外回寇，威稜西域。

席寶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與法郎西戰越南皆用湘軍  
暮氣之說庸足爲定論乎吾故曰國藩之言暮氣謙也若  
欲淬厲朝氣則在後來之將帥不系乎湘軍淮軍焉

王定安曰曾公國藩言軍之勝敗時也時未可爲聖哲弗  
能強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其言允矣愚猶以爲未也夫  
兵事瞬息千變其安危在呼吸之間而議者時從數千里  
外懸揣而遙制之朝上一策暮更一令則將帥無所措手  
足向公張公戰略優矣而起武夫乏遠識左之則左右之  
則右惟知衆議可畏不暇審量敵情故朝皖暮越疲於奔

命而自忘其頓兵堅城再蹶再興而卒不能振也曾公兄弟以憂懼治軍。鯁鯁焉審全局。規遠勢。不急旦夕之效。不爲羣議所搖。其有所見。撼之而弗動。促之而弗行。詩云。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如曾公兄弟者。可謂善任咎者歟。由斯言之。得失之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東湖黃學濂校字